

城鄉通訊

2020
NO.19
春季號



編輯的話

2020庚子年的新學期，充滿各式挑戰。目前大家最關注、同時深受影響的，自然是COVID-19的疫情。除了開學時間因此延後，疫情最直接造成的衝擊，就是許多境外生（主要是陸生）未能入境，只能透過各種通訊軟體遠距上課，這對於城鄉所重視討論、互動的課程設計而言，可說增加不少考驗，尤其修習實習課的碩一陸生，也面臨如何遠距參與小組行動的挑戰。

隨著台灣疫情更趨嚴峻，校內的防疫措施也更加嚴格，目前60人以上課程全面採取遠距授課。雖然城鄉所的授課人數不至於如此龐大，只是鄰近的師大已經宣布全面採取遠距授課，如果哪一天台大也必須跟進，如何在配合校方防疫要求同時，又能顧及討論、教學品質，也是許多老師目前關心且持續思考的重點。

不過，疫情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例如，我們可以思考，未來如果全球大規模傳染病更加頻繁發生，在都市規劃與設計上，我們能夠如何改善、能從這次疫情得到什麼教訓？現在有「防災城市」，那麼以後會不會有「防疫城市」呢？當然，這是個大哉問，稍微直接一些、可以即刻開始思考的，可能是疫情肆虐下，不同城市如何應對、人們的生活又有什麼變化與面貌。因此，這一期《城鄉通訊》規劃「COVID-19專題」，設計交換日記與徵文等方式，讓在台灣、中國各地的城鄉所學生，可以交流彼此的生活方式，藉此呈現也許不那麼完整，但盡可能真實的生活觀察與體驗。

疫情不只為學習與工作帶來衝擊，也讓許多人的旅遊計畫泡湯，但也有一些同學藉由這段時間，好好沈澱、回顧之前的旅遊經驗，這些都會在例行的自由徵稿中呈現；另外，疫情雖然造成許多「不平常」，但「平常」的計畫與任務，仍需照常進行，例如每一期都有的「退休教師近況」，我們聯繫上城鄉所的創所元老黃世孟老師、「兼任教師」單元採訪知名建築師、同時也是長期在城鄉所擔任兼任教師的呂欽文老師；「校友專訪」單元則訪問賴彥如、陳盈棻兩位校友，她們在不同的位置（翻譯工作、NGO與學術研究）持續投入空間規劃與設計領域，加上兩位資深老師的分享，我們希望這些寶貴經歷與觀察，可以帶給不同志向的大家不同啟發。

在疫情以外，城鄉所也迎來一些新的改變，包括淑貴離開所辦三個多月後，終於迎來新秘書吳宓親，與秀妹一同分擔所務（再次感謝淑貴過去的付出，以及秀妹的辛勞！），本期《城鄉通訊》安排宓親的專訪，希望大家能藉此對她有更多認識；教師近況部分，上學期休假的陳良治老師，將在這學期回歸授課，畢恆達老師則開始為期半年的休假，而賴仕堯老師則因為個人安排，本學期開始轉為兼任教師，我們將扼要地介紹三位老師的研究成果與未來計畫。

最後，這一期《城鄉通訊》是現任小編們的告別之作，接下來一年將由完全不同的編輯陣容接手，希望大家喜歡從去年復刊至今的《城鄉通訊》，也期待新的團隊可以帶來讓人耳目一新的內容！

01

城鄉所成員

訪問卸任老師、現任老師、兼任老師、所辦職員，聽聽他們的生活、研究，與城鄉所的過去、現在、未來！

02

畢業校友洄游

訪談來自不同背景與領域的校友，鼓勵大家結合不同資源與機會，走出自己的路。

03

Covid-19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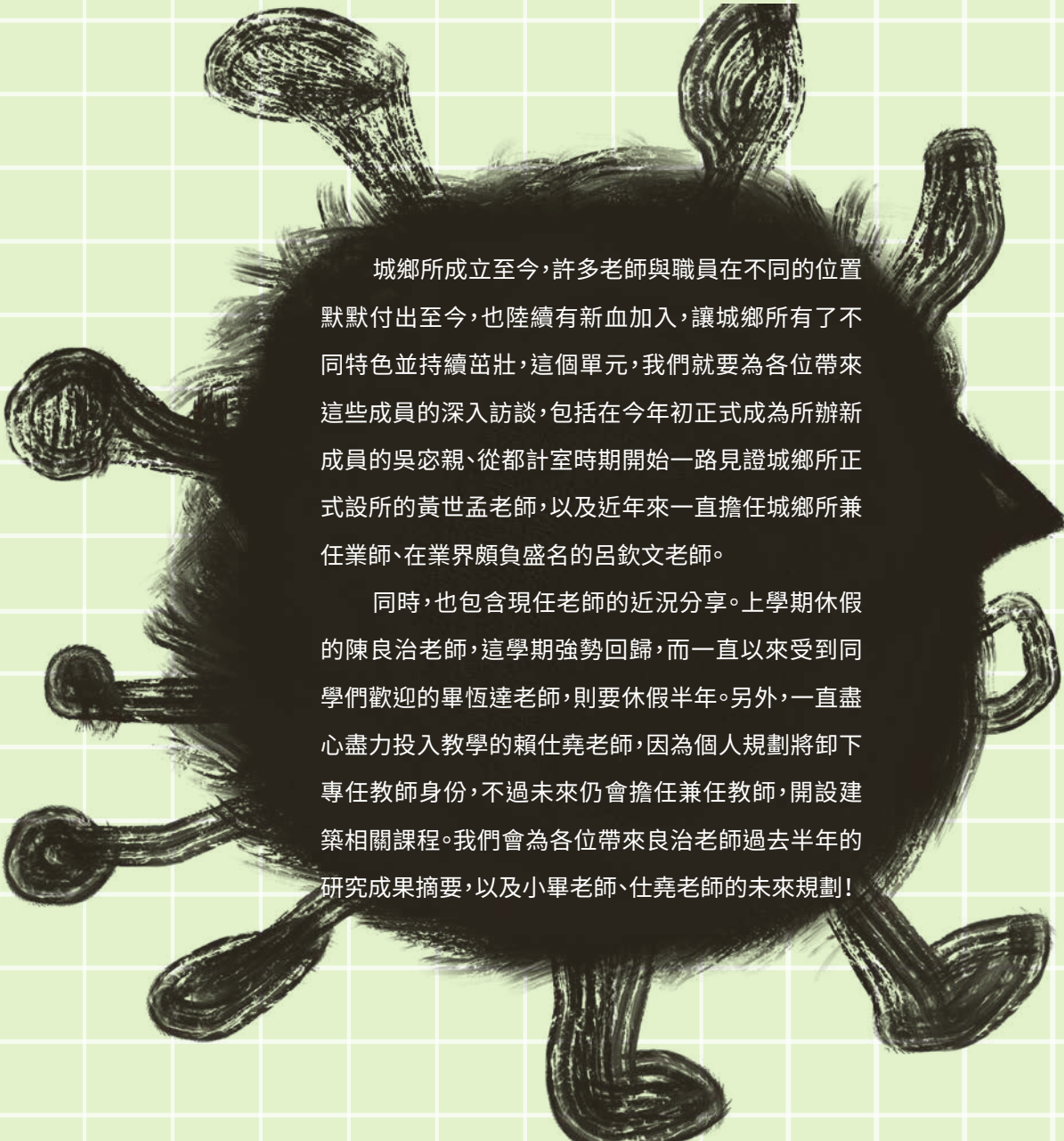
這次COVID-19專題，包含交換日記與徵文單元，透過信件交流與生活觀察，交流心情、分享所見所聞，希望這一場疫情不只帶來恐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對彼此的進一步理解與認識。

04

自由投稿

田野紀實的專題、城市觀察的單篇投稿。

城鄉所成員



城鄉所成立至今，許多老師與職員在不同的位置默默付出至今，也陸續有新血加入，讓城鄉所有了不同特色並持續茁壯，這個單元，我們就要為各位帶來這些成員的深入訪談，包括在今年初正式成為所辦新成員的吳宓親、從都計室時期開始一路見證城鄉所正式設所的黃世孟老師，以及近年來一直擔任城鄉所兼任業師、在業界頗負盛名的呂欽文老師。

同時，也包含現任老師的近況分享。上學期休假的陳良治老師，這學期強勢回歸，而一直以來受到同學們歡迎的畢恆達老師，則要休假半年。另外，一直盡心盡力投入教學的賴仕堯老師，因為個人規劃將卸下專任教師身份，不過未來仍會擔任兼任教師，開設建築相關課程。我們會為各位帶來良治老師過去半年的研究成果摘要，以及小畢老師、仕堯老師的未來規劃！

卸任老師——黃世孟



1983-1995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1988-1995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995-2004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營建工程與管理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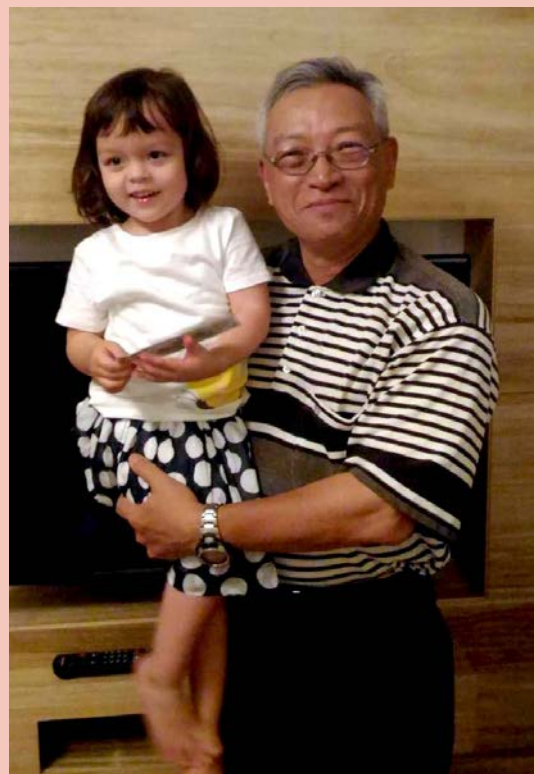
2000-2001 台灣大學校長特別助理

2002-2011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教授

2002-2005 國立高雄大學總務長

2007-2010 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

身為城鄉所創所元老之一，黃世孟老師從都市計畫研究室時代開始，見證城鄉所獨立設所的歷史。回顧人生經歷，精細至哪一日都能清晰記得，「自己人生的數字很重要啊。」歲月走過的痕跡歷歷在目，難得的機會拜訪世孟老師一個上午，和老師談教育、談規劃、談人生。



大桌抗爭，回應學生所望

就讀成大建築系、並前往東京大學工學院取得建築計畫博士歸國後，黃世孟老師便加入城鄉所前身都計室，參與城鄉所獨立創所的過程。當時碰上夏鑄九老師前往美國攻讀博士，所上只剩王鴻楷老師及黃世孟老師，那時學生們積極反應學習需求，至今仍讓世孟老師記憶猶新：「學生就把我們兩個老師聚集起來，和我們說『老師你們開的課我們不喜歡。』」城鄉所的大桌精神在火花中緩緩萌芽，靠的是學生主動回饋與老師隨機應變和包容，世孟老師說其實這樣的學生才可愛、才聰明，「（老師）反而更知道學生想要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再安排給他們，其實老師更輕鬆。」

「如果沒有學生跟我們坐在大桌子和我們抗爭的話，我也不會去開那樣的課。」建築背景出身的世孟老師，當時甚至為了回應學生需求，開設都市規劃史，和學生們一起摸索，陪伴學生成長。「在台大，老師不重要，學生才是寶。」世孟老師不吝於提供教材、配合學生的反映動態調整教學方法，一方面彰顯老師的專業能力，也展現老師一直以來秉持的教育理念。

教育實踐，引導你找到真正的自己

世孟老師的教育理念，其實可以溯源至老師自身的成長經歷。世孟老師回憶，就讀成大建築系時，每當老師提出課堂作業，比起其他同學直接接收指令、埋頭苦幹，他反而會先停下來思考更上層的問題設定，釐清為何從這個角度切入，過程中發覺自身的特質，更加確定自己的志向。也因此，在大多數同學成為建築師、少數人進入政治界的班上，世孟老師選擇在教育界耕耘。回顧自己一路走來，世孟老師說自己其實遇到很多貴人，不僅引導他找到自身的路、也提供很好的發展位置，「（以教育而言）發現小孩子真正的特質，引導他找到真正的自己，可能就是他的貴人。」

三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除了在台大擔任教授，世孟老師也是高雄大學創辦的推手，見證高雄大學從大片魚塢到校舍落成，並協助成立高雄大學的都市發

展與建築研究所，留下許多記憶與牽掛，「在校園內至少種了幾萬棵樹，想看著他們長大。」不同於台北的氛圍，以及協助成立校園與系所的經歷，都讓世孟老師願意留在高雄，長年透過遠航、高鐵南北通勤。

公共參與，多元領域經歷

從教職退休後，世孟老師仍然沒有停下工作步伐，無縫接軌地在相關領域服務，攤開一張張名片，他不只受邀任職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長、也曾擔任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董事長、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及台灣建築醫院網站站長。問起為何退休後還繼續在協進會裡服務，世孟老師笑著說：「就賺賺零用金打高爾夫球啊。」現在的他，搬進了老家原址經歷十二年都更後的新家，因為豐富的經歷，還被推舉為大樓主委，為住戶服務，世孟老師除了教育，也在相關領域多元發展。

最近即將退休的世孟老師，已規劃好自己的退休生活，像是運用孩子們送的生日禮物——數位化的老照片，製作自己的「居住履歷」，紀錄出生至今住過的地方、同住的對象、居住的型態與環境等，在不同地方留下的居住經驗，不只反映了自身的人生軌跡，也反映了當代人、環境空間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除此之外，世孟老師也希望多花時間陪陪母親，和她一起玩「以色列麻將」拉密，以及花時間參與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的公共事務。退休但生活不停歇，依舊精采的生活規劃，等著未來一步一步實踐。

對於世孟老師而言的城鄉精神

「隨著時間的變化，城鄉精神也會跟著不一樣，如果要說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批判的精神，敢講、去批評，不要避重就輕。」

更了解世孟老師，
可參考老師的維基百科 ►



現任老師——畢恆達



身為城鄉所最資深、廣受校內校外同學歡迎的畢恆達老師，這學期開始休假半年。不過對小畢老師而言，休假的差別只在於不需授課、開會，但仍要寫作與研究。因為手上有許多研究計畫待進行，過去的著作也將於近期再版，因此多數時間仍會待在研究室，「研究室裡的各種設施，可以滿足需求，環境干擾也少，可以靜下心寫作。」



暢銷書籍將改版 因應時代變化增修內容

最近小畢老師著手改版的書籍，最重要的之一就是研究生的聖經之一《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上一本在2010出版，原本小畢老師以為五年可以改版一次，但發現沒辦法，就改為十年改版一次，現在可能會到三月底或四月交稿（小編：據說目前已經寫完了！）。

另外，《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性別》也可望出版20週年紀念版，小畢老師仍與出版社討論中。小畢老師說，預計改寫一些如今變成常識、或隨社會改變而有新狀況的議題，例如性別領域，比起過去有許多目標待推動，如今已成為國家政策，甚至國中生都可以談不少內容，因此這兩本書預計會有大幅度改版。

統整康樂里研究材料 為重要案例增加新觀點

除了專書出版，論文寫作也是小畢老師接下來半年的重點，除了目前的科技部計畫「陰莖獨白」與教育部委託的「大專院校性別友善空間」仍持續進行，許多研究題目的資料已經到位，只要坐下來就可以開始寫。其中包括已經從1996、97抗爭爆發至今已經二十幾年的康樂里拆遷事件研究。

截至目前為止，與康樂里相關的論文生產主要有黃孫權的論文《綠色推土機》，從政策層面討論公園拆遷議題，楊長苓的博士論文則從居民角度，寫拆遷對他們的影響。除了這兩位城鄉所畢業的學長姐，近年則有一位北科大建築系碩士生，透過當時住在康樂里的奶奶，問到一些居民搬遷前後的經驗與現況。

小畢老師說，康樂里拆遷事件對台灣的實務造成很大的影響，無論是政策、居民的角度，都脫不了關

係，卻始終找不到太多具體分析資料，目前也只有學位論文以此為題，學術期刊仍沒有相關研究。因此，小畢老師在幾年前聯絡這位北科大學生，以及當時擔任口試委員的楊長苓學姐，希望將資料整合之後，寫成一篇論文。

爬梳校園歷史與空間發展 豐富台灣性別研究

小畢老師也預計完成以前科技部的案子、聚焦於1988年到1996台大女研社歷史的「台大性別空間史」。小畢老師說，1996年前後發生A片事件、社長王慶寧選上學生會長，以及女廁運動、學生會一系列性別同志有關的活動，這段期間可說是女研社的高峰。此外，也會提及女研社的轉型與現況，例如現在社內男性可能比女性還多，很多社長都是男性，運動性也不再像過去那麼鮮明；同時性別已經不再是一個新興的學問，而是隨處可見、任何領域都會談到的觀點，這些都能反映時代或學術環境的變遷。

如果行有餘力，小畢老師希望藉由過去訪談所獲得的跨性別者成長經驗資料，加上朋友蒐集的資料，合寫一篇與跨性別者相關的論文，內容可能涉及他們的空間經驗等面向。小畢老師指出，許多人期待跨性別者可以打破社會的框架，但人不可能活在真空，因此跨性別者可能是最前衛、基進，或者是最保守的，因為他們受到污名又想被社會接受，小畢老師希望能藉此處理性別議題中，社會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張力。

下個學期，小畢老師仍會照常開設「質性方法」與大學部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其中前者更名為撰寫論文打下重要基礎。希望到時候大家不只在小畢老師的課堂獲取知識，也能讀到小畢老師這半年來的學術與專書出版成果！

現任老師——
陳良治



本學期剛結束研究休假的陳良治老師，再次回到學校裡面和我們碰面啦！
聊聊研究、聊聊課程，還有新學期可能碰上的挑戰。城鄉通訊帶大家更新良治老師的近況。



無論最後是實體授課，或是遠端授課，都要好好上課喔！

研究：台日葡萄酒產業的比較研究

上學期研究休假的良治老師，專注地投入在研究世界，2019年發表台灣與日本酒的產業比較研究——〈Development of wine industries in the New-New World: Case studies of wine regions in Taiwan and Japan〉，主要研究台灣與日本作為葡萄酒產業的「新新世界」，如何發展獨特取徑的產業方向。良治老師進一步解釋，對許多發展農業的國家而言，葡萄酒具有高度附加價值，也和旅遊產業、地方創生息息相關。然而不同國家扶植葡萄酒產業的策略不盡相同，大家熟知的是歐洲如法國、義大利等「舊世界」釀酒國家，以悠久歷史和風土聞名；美國、澳洲等「新世界」國家，則是採取大數據等科學方法與國家資金投入而嶄露頭角。台灣與日本既沒有風土，也沒有主流品種，更沒有先進技術和大規模酒莊，如何以在地本土的取徑扶植葡萄酒產業，是這篇研究關切的重點。良治老師自2014年開始相關研究，陸陸續續都有發表研究成果，當然對酒類也有深入涉略。若下次敲敲老師辦公室的大門，或許有機會能和老師交換品酒心得！

課程：經濟及產業活動的空間分析

除了研究之外，良治老師也回到授課行列。本學期的兩堂課程，分別是地理系大學部「經濟地理」與城

鄉所的「都市及區域經濟發展概論」。兩堂都是討論經濟及產業活動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研究所的課程更傾向閱讀問題、分析問題，進而能夠在規畫政策層面回應問題，「目的是要讓學生具備區域研究取徑的能力。」適合想要發展都市空間及產業發展研究題目的學生修課。

不過聊到本學期即將面臨的挑戰——因疫情而必須調整的「遠端授課」。有些課程以討論為主軸，如何讓學生們有親臨現場的效果，考驗著師生的技術與智慧。良治老師認為，其實遠端連線也是一種空間和經濟活動，「通訊科技不斷發展，改變我們的經濟活動的組織型態。」然而即便經濟交易、合作過程轉向遠端連線，但像「黑客松」這類團隊間相互激盪的密集活動，證明實體空間的交流互動在合作過程仍扮演重要角色，「這回到我們是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



走進辦公室，度過了漫長的寒假，在招呼後聊起剛開學的近況，仕堯老師笑著說最近的好處就是「不忙什麼」。身份的轉換，展現在生活上有了新的步調，面對長期快速運轉下被忽略的各種生活面向，仕堯老師選擇慢下心態、好好「修補」，重新安排新的生活節奏。

修補：個人生活脈絡與世界動態

問起身份轉換決定背後的原因，仕堯老師提到生活各種面向的失調，開始意識到自身的身體狀況、家中事務與工作交疊一起，許多問題被忙碌的日常耽擱，而漸漸失去心力，「轉換身份後，可以挪比較多時間修補以前的事情。忙的方式不同，密度相對低。」重新找到新的生活節奏，而有更多彈性安排的時間，可以好好陪伴家人、恢復原先身體的活力。

修補的課題不只是存在在個人的生活，像是目前最受關注的肺炎議題。仕堯老師認為，這次疫情很真切地呈現全球化的問題，「要如何修補（因疫情帶來的衝擊）是值得思考的議題，以前都關注生產力，現在生產力當然也很重要，但這次更進一步看到全球化更多的面貌。」從每日的新聞報導、電視節目，甚至我們身旁的人事物與空間都可以了解，許多人的生活因肺炎受到影響，而影響幅度不只是生活、經濟，還有政治、國家治理與社會中的各種面向，而微觀的個人生活的

調整，到宏觀的世界發展將如何修補，將是我們值得持續思考關注的議題。「依然對之前研究的主題很感興趣，例如最近奧斯卡頒獎，會想想跟自己的研究有無關係，總之形成興趣，一種mind set。」提到對於研究的興趣，仕堯老師說並沒有隨著身份轉換而減低熱忱，在日常生活中搜集資料與思考觀察，成為一種敏銳度，刺激自己的想像與研究。

回憶：成就前行的動力

回想在城鄉所最難忘的回憶，仕堯老師說是當時推動建築學程的過程：「要擬出一個計畫，其實很多都是構想，就像做規劃計畫，空間還沒被計畫出來，但是要想像他會長怎樣，學程的計畫差別只在於不是空間，而是對建築教育的實踐。」講起自己並非是「非如此不可」的人，卻在當時推動過程中有所堅持的理想，仕堯老師說雖然過程難免遇上一定限制與困難，但當時的熱血興奮仍是深刻的回憶，將自己對建築的想法在構想中具體呈現，並相信它有機會落實。

仕堯老師仍會出現在學校，若有任何有趣的議題想討論，都可以和老師聯繫，也可以持續關注老師的開課動態哦！

兼任老師——
呂欽文



「建築導論」課程結束之後，我們和呂欽文老師相約在校園內的咖啡廳。

身為城鄉所上極少建築背景、實務經驗豐富的老師，和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聊聊城鄉所的理念和實踐！



奧瑞岡實驗啟發 投入校園規劃與公共工程

大多數人認識呂欽文老師，或許從他投入校園規劃的身影開始。呂欽文老師畢業於淡江建築系，畢業後在城鄉所的前身「都市計畫研究室」當過助理，而後申請到奧瑞岡大學攻讀建築設計研究所。影響他最多的一本書，是城鄉所熟知的規劃大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建築模式語言的實踐之一：「奧瑞岡實驗(The Oregon Experiment)」，這項實踐是建築界討論公民參與必提的經典案例，老師進一步解釋，1970年代美國奧瑞岡大學校方欲拆除校園古老建築物，重建新校舍、擴建校區，當時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分校(U.C.Berkeley)的亞歷山大充分聽取師生意見，用模式語言與永續成長的概念，提出校園規劃的設計程序，不僅保留原有建築與環境，又達到學校發展的需求。

呂欽文老師認為城鄉所的設計態度與哲學，是強調參與、以人為本的經驗，著重將使用者的真實經驗投入設計的程序。因為認同城鄉所的價值觀，加上受到奧勒岡實驗啟發，以及本身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促使呂欽文老師一直以來都以公共工程作為主要的工作領域。校園規劃涉及到教育理念，以及如何透過建築形式實踐，更成為老師主要投入的項目。開設建築師事務所執業之後，因為興趣和機緣，他陸續從事十幾個國中、小學的校園規劃，也與城鄉所與城鄉基金會保持密切聯繫。

建築師的價值觀 選擇並實踐所選之道

「建築可以是表現個人創作的工具，也可視為協助某個理念實踐。建築實務中有這兩個世界，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可能就會走進不同世界。」呂欽文老師聊到他對建築的看法，認為建築師可以選擇站在高

處，讓別人看到自己的設計，成為宰制、操縱建築核心的人；也可以成為在背後促成建築形成，甚至看不到名字和形象，但是由自己創造出來的環境，能夠幫助理念執行並且實踐。因此老師不只在校園公共工程投注心力，也長期協助城鄉基金會處理溪洲部落社區營造等案例，用建築專業替弱勢族群獲得實質上的協助。他認為，有效的設計手法，是實務又經濟地滿足使用者的需求，讓成本代價降到最低，「專業者的最高境界，不是讓別人看到作品後馬上想到你，像看到簽名一般；而是讓人無"形"中融入設計的情境，忘了還有個設計師的存在！」

因此，呂欽文老師選擇執業的類型，傾向能夠實踐價值觀，將想法和做法整合的執業模式。不只是建築師，呂欽文老師的另外一個身分，還是「建築改革社(建改社/ARCHI-REFORM)」的創辦人。建改社源自於921大地震之後災後重建的「新校園」運動，試圖改變公部門以不合理的方式對待專業者所形成的不健康的執業環境，相對的也鼓吹專業者自我檢討負起社會責任。建築師執業的方向與類型，和思想背景、核心價值觀息息相關，「很安慰的是，我有很清楚的價值觀，也在這個價值觀裡面找自己的路，並且很一致性地實踐這些價值觀。」

將實務帶入校園的珍貴「師徒制」

擁有豐富經驗的呂欽文老師，笑說來到學校教書是「邊際效應」。由於和城鄉所一直保持密切聯繫，他也不吝提出真切的看法：城鄉所在上位的議題辯證不是問題、也不缺碰撞討論的機會，然而若要對整個社會建設與社區營造發揮關鍵的影響力，如何將規劃想法落實下位，以及做出對實質環境的改變，仍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加上城鄉所課程設計的意義重大，要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切磋、激盪出新想法。要讓大家發揮長處、在刺激與衝突中獲得收穫，也仰賴不同背景

的老師們共同支撐。近來學校注意到這樣的落差，發展創新設計學院(D School)，城鄉所也借力使力，將設計實務帶入所內。或許呂欽文老師的建築專業背景，和與城鄉所相近的價值觀，能夠成為接軌的其中一人。

呂欽文老師現在與土木系合授的「建築導論」，在打開建築感官的同時帶入更多建築實務的元素，而上學期開「高階設計」的目標，則是想銜接實習課、幫助對有建築背景或對建築有興趣的學生，深化設計方案的落實。「雖然學生很少，但蠻愉快的，就像帶學徒一樣一起去現場，一筆一筆畫草圖。」也是因為這樣的珍貴的「師徒制」，學生們能夠在跟在老師身邊，吸收專業建築現場的案例經驗，也能很細緻地討論在設計實務抉擇時的價值考量。又回到上述「價值觀」的討論，

老師再次提到建立自我的價值體系的重要性，我們必須不斷捫心自問的是，作為一個建築／規劃專業者，要建立怎樣的價值觀？而城鄉所的價值觀又是什麼？

訪談最後，老師提到他愈來愈認同多元價值和中庸之道：社會需要多元的價值與想法，雖然每個時代都有主流的價值觀，但如果某個價值體系永遠處於弱勢，可能就會產生問題。主流的設計學院只有英雄、菁英主義式的作法，是一種偏頗；但若城鄉所類似於將建築專業當成附庸，只服務特定價值觀的作法也有問題。作為一個專業者要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曾任淡江大學新聞社長的呂欽文老師邏輯清晰，作為建築專業者的價值判斷始終如一。他笑說自己就像「陰陽人」（哪邊是陰，哪邊是陽，因人而異），遊走在兩端，讓不同世界理解不同世界。



所辦職員——吳宓親



自從去年九月淑貴離開城鄉所後，所辦一直積極尋找新任秘書，協助秀妹分擔龐大且繁瑣的行政事務(再次感謝秀妹這段時間的辛苦!)，直到去年底才終於塵埃落定，宓親正式加入城鄉所，協助教務、學務行政。



負笈日本拓展視野 留下難忘牽絆

宓親精通英文與日文，喜歡與不同國家、文化的人溝通。高中畢業之後，她就遠赴日本，至提供全英語課程的上智大學就讀。期間，讓宓親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研究日本密宗的神父，他跨領域的背景讓宓親印象非常深刻，而這位神父不只上課認真，也與同學們有許多密切的互動。宓親說，這位神父特地送她一本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進到城鄉所後，還碰巧在所辦看到同一本書，讓她決定「一定要把這本書留下來」！

直到最近，宓親與這位神父仍維持聯繫，前年到日本時也特地拜訪他，還送了一本作者簽名的《當和尚遇到鑽石》日文版給神父。宓親告訴我們，這位神父為了研究日本密宗，特地到日本真言宗開山祖師、弘法大師空海建立的金剛峰寺修行，目前依循弘法大師的教導發展而成的高野山大學擔任研究員與助教，「生命總是默默地帶領著每個人前往自己靈魂渴望的方向前進。」

善用自身語言能力 挑戰不同工作機會

大學畢業回台後，宓親的第一份工作在外商任職，當時台灣正興建高鐵，她與來自日本、歐美、東南亞的同事，從頭開始執行一項與高鐵有關的專案，而這段經歷成為所有同事的重要回憶，「高鐵開通十週年紀念時，同事們還自費回台灣慶祝，玩得不亦樂乎」，她笑著說。此外，宓親曾在日本貿易商、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也擔任過一些新書座談活動的非即時口譯，嘗試在不同性質的職場發揮自身語言專長、累積不同經驗與人脈。

從私人企業轉換跑道到城鄉所任職，則完全是個巧合。宓親回憶，有次正好到台中拜訪朋友，中途朋友處理其他事情時，她便開始滑手機，無意間看到城鄉所的徵才資訊，那天剛好是投遞履歷deadline前兩天，於是宓親連忙整理好自己的求職資料寄給城鄉所，沒想到很快就收到面試邀請，並順利成為城鄉所

的一份子。

新環境新挑戰「專注當下」才是重點

任職至今，宓親認為老師、同學都很親切，只是學校與之前日商的工作環境不太一樣，一些做事習慣跟自己以前的工作模式有落差。她舉例，以前無論開會或日常行政，她很重視列出rundown，希望所有事情按部就班地進行，但在學校常常需處理臨時出現的任務或意外，加上最近因為疫情，有更多事情需處理與注意，自己仍在適應中。

不過，宓親也說，也許正因為步調不同，自從到城鄉所任職後，自己開始不經意地覺察細微的變化，也察覺到『聆聽』與『同理』的重要，「人事物每分每秒都會變，專注在當下，讓事情順著流走，終究會明白其中的道理。」

後記

從約訪到完成訪談，小編感覺到宓親非常注意人際之間的交流、情誼與做事的細節。約訪時，宓親就非常仔細且慎重地確認訪問內容，訪問當天，宓親不只準備許多自己喜愛的書籍與DVD與我們分享，對於小編的提問也無所不談，事後更不斷提供相關資訊，協助這篇專訪內容更詳細豐富，真是非常細心又熱情！希望宓親可以像秀妹、淑貴一樣，在城鄉所長久服務，成為城鄉所老師、學生們共同的重要回憶！

宓親的一日工作行程

早上九點以前會進辦公室，首先收e-mail，處理前天未完成的事情、各種例行與臨時事務。最晚下午六點半會下班。

從校門（新月台旁）走到所辦，可以看到松鼠，在校園看到的松鼠和其他地方看到的松鼠不一樣！這也是除了高中以外，第一次在校園看到松鼠。下班看到不一樣顏色的雲彩也很開心！

畢業校友洄游



在城鄉所，大家除了為課業與學位論文奮鬥與苦惱，另一件要緊的事便是：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更進一步地求知求學，繼續學術之路？在NGO倡議理念？投入出版工作、引薦更多空間相關讀物？當然路有成千上萬條任君挑選，但有人走在前面，總是比較不會慌張。

這次，我們訪問兩位校友，賴彥如學姊曾在「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任職，目前也兼作翻譯工作，讓許多國外的住宅議題專書得以用更接近台灣讀者的面貌問世；陳盈蓁學姊甫從美國柏克萊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任職，持續學術研究之路。我們希望藉由她們的學習與工作經驗，為仍然在學或有意走上類似道路的畢業生提供指引。



賴彥如

碩士班95級

NGO工作者、自由譯者

萬隆巷內的秘境咖啡館，採光明亮、窗明几淨，花草牆面帶給我們和賴彥如學姊聊天的好心情。台大外文系、社會系雙學士，在城鄉所就讀期間進行各種嘗試，畢業後將外語能力結合社造、環境NGO工作，現在大家比較熟知的身分是《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與《合作住宅指南：用自決、永續、共居開啟生活新提案》的譯者。光線透過大片玻璃窗灑落，窗外映著湛藍的藍天，我們就此和彥如學姊展開一段舒適且療癒的談話。

外文雙社會 成為城鄉所的一份子

對文學有興趣的彥如學姊，大學選了台大外文系，因緣際會到社會系旁聽，發現相較於外文系大班的課堂，社會系小班制的教學，更鼓勵大家討論和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沒有正確答案，師生之間有很多腦力激盪的機會。聊到印象深刻的課程，學姊興奮地說：「影響我最深的是陳東升老師的都市社會學！有機會一定要修，推薦！」課堂裡面播放14、15號公園反迫遷運動的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更成為學姊進入城鄉所的關鍵。「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城市裡的弱勢？」，傾向與邊緣弱勢者站在一起的她，當時覺得非常生氣，也認為應該在政府與建商的對立面進行反抗。後來跟著課堂參訪寶藏巖、拍攝樂生療養院的紀錄片，開始關注空間與生活周遭的議題，「以前不太在意外面的世界，也很少主動去留意身旁的現象。」但開始去理解及討論之後，這些現象得以被尊重，讓彥如學姊

決定報考城鄉所，成為城鄉所的一分子。

跨領域和跨國界 從衝突成長蛻變

笑稱自己研究所念了很久，過著「斜槓」生活。談到當初進到城鄉所，有沒有經歷衝擊或衝突？她不避諱地說：「當初超級衝擊，很痛苦。」實習課將不同背景的同學打散，無論是溝通語彙和工具技巧都不一樣，譬如社會系習慣從爬梳資料、各種論述與時間脈絡切入事件；外文系著重文字表達；相較之下，建築或景觀背景的同學則習慣用圖面說話，展現力道。剛開始彼此找不到適合的溝通方式，常常各說各話。再加上參與真實議題時，除了組內溝通的挫折之外，還有事件發展的進度無法控制、期待與想像落空等無能為力的心情，又讓這些衝突昇華到不一樣的層次。

一直到碩二到瑞典當了一年的交換學生，才真正打開認識世界的眼界。「你們有沒有學語言，始終都在破關的心情？」她反問。因為外文系的背景，學姊曾經受過多年的語言訓練，但到了國外的研究所，需要使用大量英文進行更深入的表達與分析，讓她感到非常受限且受挫。「在國外又覺得破了一關，是開始不怕犯錯的時候」，透過背景知識的連結與人和人的互動，她發現語言只是一種表達工具，用來幫助自己理解他人的管道而已，因此漸漸習慣隨心所欲地運用語言、不會小心翼翼地害怕錯誤。也因為相對於身為海島的台灣，歐洲是大陸型國家，文化之間互動交流十分密切，因此有機會認識各種國籍、語言、文化背景的同學。加



上瑞典落實的平等精神與台灣較熟悉的美國價值觀及菁英主義迥異，「那裡完全翻轉我從小到大，追尋好還要更好的價值觀」，出國交換的一年時光，帶給彥如學姊深遠的影響。

NGO與自由譯者 實踐能力與理想的長路

返台畢業後，學姊首先在「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從事社造輔導相關的工作，接下來以專案方式參與「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計畫」和「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的環境藝術推動工作，開啟對生態環境的重視。也因為想要投入對環境有益的工作，去年加入「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延續理想的實踐之路。從學生踏入社會，她提到研究所期間大多處於仇視政府和開發的狀態，直到研究所後期，參與規劃公司的綠地空間營造工作，有了真實接觸實務工作的經驗。尤其NGO工作需要大量地與公部門合作，心態也因此有所轉變：「公部門是事務推進的環節之一，不一定要和他們對著幹，而是要理解他們的運作，進而轉變成符合自己的目標。」拉遠尺度來看，不一定追求當下的結果，而是在這條路上發揮它的價值、影響更多的人。

工作之外，彥如學姊實踐理想的方式，還有「翻譯」。她另一個為人所知的身分，是空間、環境、文化議題的譯者。外文系畢業的彥如學姊，一直沒有放棄語言作為溝通媒介的機會。在環境藝術節工作時，她常常擔任和外國藝術家溝通的橋梁，協助推進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也溝通守護環境的理念。身為自由譯者，她

也分享在白天正職工作之餘，晚上或假日還要擠出時間翻譯書籍的甘苦談。學姊認為目前從事翻譯工作，賺錢或磨練外語能力都是次要收穫，主要「翻譯是實踐理念的方法，想要發揮一些影響力」，期待透過選擇重要且值得關注的議題，將這些都市、社區與空間的想法傳遞給出去。

回首再向前 自我與城鄉所的「多樣性」

或許我們都因為某些理由進到城鄉所，也曾對「沒那麼城鄉所」的自己感到困惑。彥如學姊認為，她曾經也覺得自己不是及格的學生，不過在不同場域累積一些經驗之後，才發現這些經驗和身分是互相回溯構成，並非畢業的當下就決定一切。從外文系、社會系背景，到社造、環境領域的實踐經歷，她和城鄉所的共通點，或許就是那份「多樣性」——人群、社區、環境、生物都充滿迷人的多樣性，吸引她投入其中。「因為這樣的多樣性，才能走得長遠。」

她相信選擇城鄉所的人都有某些特質，在這個地方經歷過的所有過程又會形塑他們的特質。即便眾聲喧嘩、大多不是主流，甚至有些看起來很奇怪，但大家在不同領域、帶著這些小小的特質持續發光，就是我們值得自豪的地方。如果再選一次，她還是會選城鄉所，不過唯一的遺憾是「應該要多修幾堂實習課」，她笑著說。接下來的彥如學姊，會繼續進行多樣的嘗試，相信也會帶給我們更多精采的翻譯作品！





陳盈棻

碩士班95級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研究

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陳盈棻學姐，因為COVID-19疫情而無法回港工作，這也讓城鄉所「因禍得福」，不只實習一課程得以邀請學姐擔任期初評圖的評審，也讓我們有機會訪問學姐。春假後的週三午後，我們約在赤峰街的書店，學姐不只分享自己的求學與工作經歷，也不忘關心小編們的論文題目與進度，並提供不少建議與方向，讓我們充分感受到學姐的熱情與親切。

反迫遷抗爭場景連結兒時經驗 開始憧憬城鄉所

有別於常見的「因為大學的經歷與見聞才想讀城鄉所」的故事，盈棻學姐早在上大學以前，就開始嚮往城鄉所。她回憶，自己學齡前都住在外婆家，那是位在中山北路與北平東路口的消防隊宿舍，氛圍宛如縮小版的眷村，盈棻學姐小時候也常由國民黨婦女會工作的外婆背著，到外面發傳單。

兒時的記憶，讓盈棻學姐接觸城鄉所積極投入的康樂里抗爭時，覺得這些社區的氛圍宛如自己同年成長環境，甚至近年來爆發大規模反拆遷抗爭的華光社區，就是外婆曾帶著自己去的地方；加上自己從小在公務員為主的家庭成長，又剛好是教育部改教材、納入台灣史(88課綱)前的最後一屆，在黨國思想相對濃厚的成長環境下，盈棻學姊覺得城鄉所為弱勢發聲的形象，與自己的成長經歷有很大的對比，因而開始對

城鄉所產生興趣。

在高中時期為選組、大學目標掙扎猶豫的時期，盈棻學姐選擇第二類組，當時認為「建築是一、二類組的結合」，因而想以建築系為目標，但因為父親希望她能讀台大，因此盈棻學姐選擇推甄性質相對接近的台大土木系。「那時候面試的時候，我說因為想念城鄉所才考土木系，結果老師們一片尷尬！」盈棻學姊笑著回憶。

儘管有這段小插曲，盈棻學姐仍順利錄取，並因此有機會修習當時城鄉所開給大學部的課程，包括劉可強老師的「初等環境與建築設計」、夏鑄九老師的「建築導論」等。學姐回憶，當時夏老師的課堂，要求學生以「門」為主題發想設計，那時候的助教非常用心，讓她很有收穫，最後她利用捷運木柵線經過微風百貨的區段中，捷運玻璃門與百貨公司帷幕「雙重視覺穿透」的特性，設計一個沒有車體與門區分的捷運。

所上環境改造到境外規劃 累積經驗並立定方向

大學畢業前，盈棻學姐依著目標報考城鄉所。面試時面對認識的老師，曾有過一段小插曲，「我說上課時看康樂里的紀錄片，提到影片裡畢老師在哭，我自己就開始哭起來。」後來學姊得償夙願錄取城鄉所，也在這裡累積許多收穫與難忘的回憶。例如，城鄉所的

禮堂教室失火，就發生在盈棻學姐碩士班期間，「那時候坐在後門星巴克的靠窗位置，看到學校冒很大的煙，接著就接到電話說禮堂失火了。」

因為這起意外，城鄉所三十週年紀念活動沒有舉辦。後來，學生們自發舉辦慶祝活動，當時仍讀碩士班的施佩吟學姊喊出「失而復得，靠邀請」口號，大家辦了結合城鄉所特色的尾牙「三十二立」，過程中同時整頓公館樓空間，因此當時的學生之間累積深厚的情感。盈棻學姐認為，這比實習課更有「大桌精神」，「每次出去跟社區說要幹嘛，不如整頓好自己的空間。」

擔任康旻杰老師的通識課「文化地景與都市空間」助教，也是盈棻學姊難忘的回憶。她說，雖然大學部的同學沒有相關背景，但期末作品的呈現都非常有創意，有人當DJ作曲，也有戲劇系學生拍出厲害的影片，「我是那種寫論文，自己寫完覺得終於寫順會有那種好舒服、有那種小暈眩感覺的人，但看到學生做出這樣的東西又是另一種層次的快樂。」這經歷也確立學姐想當老師的方向。

盈棻學姐就讀碩士班期間，也有許多出國參加研討會或實習課的經歷，包含以香港西九文化區為基地完成的跨境實習。香港特區政府計畫將西九文化區打造成一個高消費的文化觀光場域，但卻引起市民爭議與質疑，當時的實習課就參考一些香港街頭吸引人、舒適的空間模式，作為西九的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準則，並公開向市民說明，在參與式規劃尚不成熟的香港嘗試納入民眾意見。盈棻學姐說，最後回頭來看Norman Foster最終規劃的西九文化區，其實多少採納當時他們實習課建議的方向。

城鄉所自由風氣鼓勵思考 養成獨立研究能力

從中學時期就對電影與香港情有獨鍾的盈棻學姐，碩士論文也以香港電影為主題，當時學姐找劉可

強老師擔任指導，即使這不是劉老師過去熟悉的題目，不過劉老師爽快地說「那大家就一起來唸書吧！」加上畢恆達老師與地理系黃宗儀老師等人的協助，順利完成碩士論文。

後來盈棻學姐前往美國，到柏克萊念博士。回憶寫博士論文的經驗，盈棻學姐認為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過程中學生要自己思考、找問題，老師不見得熟悉學生的研究題目，這讓盈棻學姐在過程中一直在跨領域、一直在試新的東西，也因此養成獨立研究能力，「這要歸根到城鄉所真的滿自由的，很多城鄉所的碩論都非常有趣，做一些根本還沒有人處理過的經驗研究。」

盈棻學姐原本打算博士畢業後回台尋找教職，無奈臺灣的大學就業環境並不理想，沒有太多工作機會，所以學姐決定先以博士後研究為主。正好盈棻學姐的指導教授收到香港中文大學Hendrik Tieben老師的消息，提到有博士後研究的缺，透過視訊和Tieben老師聊過之後又在新加坡的研討會巧遇，發現兩人之間更多的共同點。於是學姐將博士論文完成後，便準備前往香港，邁向人生的新階段。

親臨反送中抗爭現場 「躺在床上卻宛如親臨戰地」

在香港工作期間，正好是反送中抗爭期間，盈棻學姐也觀察甚至經歷不少抗爭的過程。她回憶，剛到香港，見到中大校內的連儂牆、貼海報標語的黑衣學生，原本覺得非常新奇，但隨著抗爭強度升高，原本的期待、興奮也開始轉為緊張。

盈棻學姐回憶，831港鐵太子站警察無差別攻擊事件當天，正好有朋友拜訪，而盈棻學姐的租屋處就在旺角警署附近，緊鄰太子站，「朋友離開才十五分鐘，太子站就爆了、瘋了，等於剛上車後幾班警察就開

始打人。」盈萁學姐說，之後每個月的31日都有示威者前來抗議、哀悼，甚至到凌晨三、四點都還會有衝突，「有種我躺在床上，但我好像睡在戰地上的感覺。」

而11月警察進攻中大，那天盈萁學姐在家看著直播，關心校內與各地「圍魏救趙」的群眾，學姐回憶群眾們宛如充滿紀律的軍隊一般與警隊對抗，「看下去傘陣一般，大家起步、開傘、前進、遇到催淚煙後退，再有人把催淚彈處理掉。」校園成為戰場之後，學校的氣氛也完全不同，「學校安安靜靜，沒什麼人，所有鳥都跑出來了。」通往學校的交通越來越不方便，盈萁學姐也較少到學校，但依然會出門觀察抗爭時的街景，例如彌敦道上堆磚頭的抗爭群眾。

「香港最魔幻的地方在於，這條巷子在吃飯，隔壁卻已經打起來了。」盈萁學姐提到，某個31日晚上群眾聚集在太子站附近，當時自己看完電影回家後，發現警力已將回家的路重重包圍，無計可施之下只好開口向警察求援，所幸「台灣口音」還是讓她得以順利返家，「警察還說要帶我回去，提醒我出門小心一點，一副『香港還是很好的城市』。」

後記

除了在香港看到風起雲湧的抗爭畫面，我們也好奇學姐有了在美國、香港的學習與工作經驗，回頭看自己的經歷，以及之前評圖的觀察，覺得城鄉所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鏡？學姐認為，城鄉所一直以來非常著重與社區實際交流，但有些設計層面的東西有時會被忽略，也許實習課能多些空間做「假」的東西，讓學生有創意、無限制地設計想像；同時，也可以多談方法與價值，把城鄉所的方法學講得更清楚，讓「非典型規劃」有更多實質應用空間！





專題 Covid-19



我們之間的距離——？

2020 年的開端似乎驗證了「庚子年」的詛咒，從過年期間就不太安寧。在這幾個月內的動盪不安，不論是令人恐慌的數字攀升、瀰漫在網路、電視報章的疫情消息，甚至是病毒漸漸擴散全世界的威力，打擊我們的生活空間，原先快速運轉的一切紛紛停擺。然而，各種資訊卻不會因此停止，有了網路科技，人們似乎獲得了千軍萬馬。

因為疫情，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必須拉遠，社交距離成為首要法則，正當化原本疏離的人際關係；因為疫情，各種通訊媒體進駐生活，物理距離阻斷不了網路世界的串連，日常縮小在各個框內，一舉一動藉由螢幕呈現。我們之間也許很遠、也許很近、也許從未改變距離，可能彼此的關係永遠不會因為網路的快速而拉近距離，也可能近到成為疫情擴散網中的一點，被賦予一個確診的編號。

不同於精密的數據分析或新聞報導（一如我們早已滿溢的疫情資料庫），在這次的 Covid-19 專題內，我們更希望透過個人經驗的分享與剖析，以城鄉所獨有觀察的視角，記錄下這幾個月因疫情而改變的生活空間。因而發起交換日記與專文徵稿的活動，在交換日記的環節中，我們募集了共四位的城鄉所學生，有的具名、有的匿名，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以物理距離相距最遠的搭配分為兩組，進行兩次的日記交換。相當有趣的是，猜猜在日記中，參與者們會選擇分享什麼樣的生活切片？若今天是你，你又會選擇分享什麼呢？

在專文徵稿的環節中，我們邀請同學深入撰寫文章，可能是現地觀察、空間分析，或是因為疫情而產生的心情抒發。透過文字梳理，也是趁機將腦中紊亂的思緒釐清的儀式。不論如何，希望在這場戰役中，我們與病毒的距離永遠遙遠。

補充：歷史上的庚子年曾發生鴉片戰爭、大饑荒，不論是 1960 年代的動盪、1900 年世紀的更迭，古老的傳說認為流年走到庚子年，就會發生大變動。（只有歷史事件的佐證，僅供參考）



交換日記 計畫啟動





你們好，我是你們的城鄉小郵差，在交換日記計畫啟動以前，

以下有幾件重要事項：

- ① 活動目前預計進行兩週(你將收到兩次回覆)
- ② 第一週主題為：「我OK，你先說：近況、心情、雜感、觀察」
- ③ 第二週主題為：「被病毒禁錮的生活邊界：移動、飛行、生活秩序、公共空間」
- ④ 請將寫完的日記寄給小郵差，我們會在隔日盡快傳遞給你的交換日記夥伴！

目前已為你以物理距離，配對好交換日記的夥伴，過程中也許具名、也許不具名，
但我們皆真心以待！

現在，將由你們開始即將展開交換日記的計畫！

到時候聯繫，祝一切安好！



Best regards,
你的城鄉小郵差



嗨，希望你一切都好。

最近台北路上的摩托車明顯變多，猜是大家想避免搭乘空間密閉的大眾運輸吧。

另，最近台灣的聯經出版社以超快的速度出版了武漢封城後一個台灣女孩的觀察日記，真是驚人。

/

其實我原寫了些與疫情有關的內容，但剛剛大把大把刪掉了，覺得那既像疫情報告，又像一則不怎麼好笑的笑話。不怎麼好笑是因為我沒有存心搞幽默，說是笑話，則是因為我三觀不正。

/

我今天去了台北麟光捷運站附近的一處生態公園，公園緊鄰福州山，離我現在的住處頗近，也許以後可以當作常態性的踏青去處。這裏離捷運、台大都近，生活機能也好，但因為較潮濕、又開了許多殯儀館，所以房價比較便宜。說到殯葬業林立予人的風水觀感，你知道鄰近這裡的六張犁（有個同名捷運站），有個1990年代發現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亂葬岡嗎？題外話。

白色恐怖時期處決人犯的馬場町刑場，則在我現在做實習課題目的八張犁附近。題題外話。

我今天去的那個公園，雖然規劃成自然生態公園，但裡頭有好些軍事遺址，包括數個軍事涵洞、為運送彈藥砌築的石階，和一個小碉堡。從外頭望進涵洞，另一頭是荒煙蔓草但為陽光照亮的景色（今天的台北難得的高溫且陽光普照），感覺很像千與千尋的隧道。走進涵洞，裡面明顯陰涼，跟我同行的人怕得要死，一下子就溜出涵洞，在外頭的陽光下大舒一口氣。

你怕鬼嗎？我八字頗重，看不到所以也不太怕，但看恐怖電影還是會被嚇到發怒（？）。

而且今日世界，人比鬼可怕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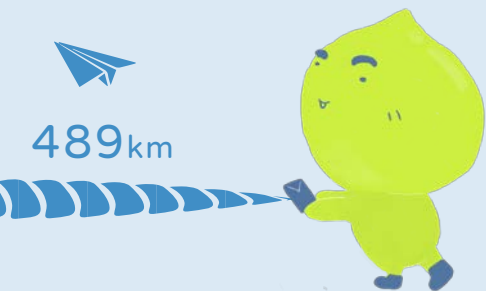
/

城鄉小郵差讓我知道你在浙江，讓我很想說件雖不是冷笑話但同樣意義不明的事。

我爺爺也是浙江人，浙江衢州。1949年來的台灣。

這樣攀關係好爛喔。但我不打算把這段內容刪掉，所以就這樣。

期待你的來信



From Zhejiang to Taipei

2020年3月28日

D → W

第 1 組

交換
日記

嗨，你好哇。

宅在家裡的時間已兩個月有餘，品嚐了把現實版「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恍如隔世之感。可惜我家畢竟不是桃花源，恰恰相反，一種末日困境讓活著的每一日都無比難捱。快四月了，這兩天卻忽然間春寒料峭起來，逼得我把冬天的大衣又拿了出來。不是說「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嗎？我想，是不是每一種逾越都需要反反覆覆，來來回回呢。

/

昨天把新房子出租給了一對年輕夫妻，我大清早趕去跟他簽合同。租約是三年，對方一直很擔心我租到一半突然毀約把他趕出去，我說不會的，我不知何時能畢業，也不知道去哪工作去哪生活，如果我一個人住，也不需要三室兩廳。我是發自肺腑的真誠，但似乎沒有緩解他的憂慮。口罩遮住了四分之三的臉，沒遮住他眼神裡的疲倦。他只說他是醫生又當過兵，已經連續工作四十多天了，出來休息一個禮拜，又該進去了。我心裡有些疑惑，但也沒敢多問。

晚上我把他的微信推給我媽。後來我媽跟我說，他老婆也是護士，他自己是法醫體系的，好幾個同學都在武漢犧牲了。他說他下個禮拜被派去支援另一個地區，再接下來的應該就不能說了。哦對了，介紹一下，我媽是疾控中心的，果然是醫務人員之間比較有話聊。

/

下周是清明了，六年了因為都在台灣，今年卻是意外可以回去掃墓了。但聽說有些地方的公墓需要提前預約，晚了還訂不到位子，民政部居然還發明了網路掃墓，推出QR code墓碑，讓大家在網頁前肅穆地緬懷。這個世界真是越來越賽博朋克(Cyberpunk)了，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迷幻。你問我怕不怕鬼，小時候我很怕，但我現在一點都不怕了。不止如此，我甚至開始想念那種汗毛倒豎的感覺。現代性是窗明几淨，讓所有的暗都無處隱藏，是科學理性，讓「鬼」無法現身。因而我懷念童年時代，一個人行走在廣袤的田野中，搜神記般的臨場感浮現腦海。就算沒有了妖魔狐仙，希望你我都還有心存敬畏。

/

我覺得你攀關係那段還不錯，我很喜歡。

我也跟你講一個意義不明的事。聽說，我的外公從前有個哥哥，非常能幹聰明以前是國民黨的軍官。1949年的時候本來要隨軍來台，結果前一年在山上被抓住槍斃了。說是犧牲，但也知道為什麼犧牲，也不知道是被誰槍斃的，只知道是死了，真可惜。

祝你百病不侵

期待你的回信



嗨 抱歉信來遲了

這週的日記主題是「被病毒禁錮的生活邊界：移動、飛行、生活秩序、公共空間」，好城鄉哪。台灣目前為止在防疫上做得還行，我自己生活是沒遭受太多不便。不過，我自己有要緊的事必須在八月去美國一趟，但那個時間點哪.....估計歐美國家都還跟病毒打得火熱呢。另外，我啊，看到那題目，不知為何就對著「禁錮」兩字升起深深的敵意，極度想反駁「我被病毒禁錮」一事。在台灣沒啥好哀嘆禁不禁錮的，你們那兒無論如何都比我們難捱千百倍吧.....但陸續看到各省份復工、恢復通運的消息，似乎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漸漸恢復往日節奏，真真想和你們說聲恭喜和辛苦了。你知道嗎，在台灣看對岸，隔的可能不止一條黑水溝.....。

跟你說件有趣事。說到禁錮的生活邊界，我腦中浮現的第一件事，哎不是啥正經事.....前些日子，城鄉所公館樓因為地下化糞池管線破裂，建築外的地面，多處冒出汨汨尿水（雖也有可能是已經過濾的水體，但還是有股腥味），以後可以稱作「城鄉所尿水護城河」事件，酷炫吧。近來台大因為防疫因素，開始管控進出校園的人員身份，在各主要出入口都有亭哨，要刷證件才能進入（但只管控到晚上七點哪...我對這蠻疑惑的）。學校封關各個出口，城鄉所出入卻完全不受影響（雖然進公館樓還是要刷學生證，但從基隆路門口進來不需刷證件，可以從停車場入侵校園！），可見我們多邊緣。雖然邊緣，我們還是發揮了城鄉精神，用尿水護城河守衛這個防疫小破口，遠遠聞到尿味就不敢靠近，這種方式大概叫生物防治吧.....既草根又資源利用，還很參與（化糞池估計大家都能算上一份），直得嘉許。

之前和你提到的，甫出版的一本台灣女孩寫的武漢封城日記，我照理說該找來看看的，但到現在都沒看，連新書分享也沒去。每每想到那本書，我心裡就有些疑惑，而且挺傷心的，但傷什麼的心不好多說，只能說和疫情發生以來我心理狀態的一些轉變有關。人性的愚蠢，在疫情流行的非常時期，加倍地暴露出來，讓我感覺自己如同孤島，就像城鄉所也成了尿水中的孤島那樣.....講回正經的，現在的台灣在防疫上仍有一手好牌，我的生活沒有因此增加太多不便。不過呢，清明連假後，抽到鬼牌的機率可能變大了。

二月以來，我就沒離開過台北，連這次清明連假也沒有回老家（我老家在中部）。小時後要掃的只有未曾見過面的外公的墓，感懷祖先對我來說只是一組名詞，要緊的是和難得見面的表哥表弟玩，還有好吃的春捲！時間往後推移，爺爺奶奶陸續在我上大學時過世，我感受很深，難以言說。前封信你提到這個世界越來越來賽博朋克，有種現代性和古老魅影並存的迷幻感。自奶奶過世後，我便時不時會有那種感覺，雖然那時還不識賽博朋克為何物，但能模糊描述得出，有些幽深的洞，揭開後就填不回去了。有趣的是「揭」這個動詞，代表洞穴和棲居其中的魅影肯定早就存在。但它們今後還要在這個世界以人形活下去，所以只好糊一張像樣臉皮、一副手腳和軀幹，一腳踏入你說的窗明几淨的現代性中，那兒鬼無法現身，也同樣地，回不去那曾經棲居的幽深洞窟了。真是悲傷哪，我想我們周圍肯定有一堆鬼。

上一段簡直在胡言亂語，真是不好意思。

台灣政府也推出了線上掃墓，我看到朋友分享他線上掃墓的操作畫面，一旁還附註「是在玩手遊膩？」。「膩」是台語的語尾助詞，表什麼樣的情緒我也說不清，但總之很台又很南部就是了，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祝 吃飽睡好

期待你的回信



From Zhejiang to Taipei

2020年4月12日

D→W

第1組

交換
日記

嗨 許久不見了

清明過後這兩周，我家這邊的天氣真的挺好的，好到我開始想念台北的雨紛紛。

生活邊界是什麼呢？這件事對於一個中國大陸人來說是不是到處都是邊界呢？就比如我現在到不了台灣，我無法做一些涉及政治敏感度很高的研究，再比如突然之間自己就變成了歷史的一部分，成了兩方交流的最後邊界。在城鄉所談這個事，不論從哪種角度看，都可以確定是採取一個很累人的視角。你得不斷地省思自己的身份，是否足夠有權力、資格和勇氣開口，才好不被人批判，繼續停留同溫層。好在你我可能素未謀面，也可能擦肩而過，但至少在這裡我可以亂說一些什麼，聊表一些最近困境裡的掙扎。

/

明天早上我約了個胃鏡檢查，要趕在八點之前到醫院。最近做身體檢查的人比較少，看病都比較好約。聽說各大醫院就診人數同比減少三分之二，我媽說她的獎金也對應少了三分之二。看起來在這個全球經濟大衰退當口，人民群眾的看病熱情也減了三分之二。題外話，感覺自己年紀慢慢大了（其實也沒多大）身體各種小毛病就變多了真是難受。

身份意識的尋找過程就好像去看病，每個病患身上都擁有著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病症，但「我」需要在這個這一大群叫「我們」的群體患者中，認知到自己屬於什麼毛病。因為現代醫學的系統性思考可以輕易將你我劃分成為了某類患者，定性描述一下我這一類人的基本問題，然後以過往的診斷經驗告知該吃哪個藥好得比較快。如果醫生一不小心看走眼，讓我住了院，你還會驚奇地發現身邊的朋友們都跟我是一樣的毛病，被強制召喚出了一種「我們」，就像同才之間會相互認同一樣，我們就成了「病友」。其實世界上有很多稱呼都是這樣來的，比如「城鄉所」、「陸生」……只是每個人得病的方式略有不同，毛病也各有各的輕重。

不知道你看沒看過一部電影叫《禁閉島》(Shutter Island) 李奧納多主演，也是講看病的。或者你所說的「孤島」，會不會更多時候是自我的隔離？畢竟裝瘋賣傻，才是生存的主流對吧。

/

再跟你講一件最近我發現的事。

自從歐美的疫情越來越嚴重，家裡的一些跟出口貿易相關的生意反正也是沒得做了，在家待整日的日子也是越來越多。忽然間我發現在這個房子住了17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貢獻在了臥室、餐桌和衛生間。直到近期，我才將空間邊界突破到了陽台、廚房和客廳。但我還是覺得疫情過後回歸正常，我便也不配擁有新邊界。

謝謝你的來信

願世界和平

2020年3月26日

From Guangdong
小橋→LC to New Taipei

520km

致城鄉通訊的讀者：我是小橋，在正文之前首先說明一下，我與LC交換日記過程中是實名的，而LC基於自己的考量，以暱稱與我交流。刊出版本涉及公開傳播，我改以「小橋」的暱稱出現，望見諒。

Hi,

我是小橋。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親愛的朋友吧。如果你願意具名，我很期待。

如果你希望匿名，我也尊重你的選擇，完全不要有壓力喔！

今天是我關注疫情的第66天。在這兩個月期間，真的經歷了無數次過山車般的體驗，各種滋味在心頭。

如果你有時間，可以去我的臉書看看，我寫下了不少的日常記錄，喜怒哀樂，都自在其中。

好在，在當下此刻，我終於也能平靜下來了，決定恢復到以往日常狀態。所以也終於可以好好給你寫一封信。

今天早上在線上修了《食物地理》課，老師說，我們躬逢其盛，一個病毒引發了世界動蕩，我們這一代人也即將有幸見證百年一遇的經濟大危機爆發，接下來也許可以稱之「後瘟疫」時代，至於這樣的時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反正不會是輕鬆的吧，也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據說這次只有4個人參與交換日記的活動，我們也算是有緣人了～很開心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心情，也很期待我們在這兩封信中，認識彼此。如果說接下來的世界變得很不好，但我們還能繼續勇敢地去追求理想生活，那這其中最需要珍惜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共情。我很幸運，我們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我家這邊，疫情已經徹底降溫了，城市慢慢恢復了煙火氣，復工開始，似乎還看不到特別大的失業危機（但隱約已經有一些表象）。而看台灣的情況，疫情似乎還有面臨較大的外來壓力，所以也不免略擔心，希望台灣這次也可以平平安安度過。至於你呀，我的朋友，請你保重自己、保護身邊愛的人。這是我唯一的祝福啦。

Best,

小橋



From NewTaipei
to Guangdong

2020年3月28日

LC→小橋

第2組

交換
日記

Hi,小橋

我是LC，原諒我無意表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希望這不會被視為一種心靈的築牆，我想保持一點距離總是好的，尤其在疫情期間。

保持一點距離總是好的嗎？感覺要與人交上朋友，卻隱瞞自己的身份，顯然不是太真誠的舉止。

不過，既然姓名，以及連帶的關於這個人的背景，也不過是依照臉書或他人的說法拼湊而成，會不會反而成為一種認識對方的阻礙呢？所以，既然交的是筆友、交換的是日記，那就讓我們短暫的相遇僅止於書信的往來上吧。

我最近的思緒與精神狀況有點混沌，像是光要組織上面兩段的文字，就讓我花了超過一刻鐘的時間，所以如果有不通順的地方，還請海涵。就當作是我在溫習國中程度的書寫，又或者當作我個性的一部份，隨性而不在乎，也是我參與這次交換日記的原因。

看你修老王的《食物地理》，令人羨慕。我對農業議題挺有興趣，這學期原本也要修課，

但人生的庸碌與窮忙並不允許，而老王也不允許旁聽，只得作罷，只能開個後門，看看其中幾週的幾個文本過過乾癮。

關於農業，我最近跑了一趟田野，發現雲林、彰化一帶某作物的契作制度，其實最早是由台南的商人建構而成。

當時，台南的商人為了到人生地不熟的彰化、雲林一帶建置生產基地，所以打算引入他在台南的契作制度。

在台南原本的制度底下，要先有貨生產，才依重量交錢給農民；但一個不知哪裡來的人，農民哪敢信任呢？所以，台南商人把制度改成：先給錢，包地生產，產量全歸商人所有。後來這種包地生產的契作模式，就被中部的商人沿用至今，並形成台南、中部不同制度的局面。世道開了一個玩笑，如今農產品的單位面積產量遠遠超過以往，包地的錢卻沒變多少。因此，相較於產多少收多少的台南制度，包地／產越多賺越多的中部制度，成本更低，連帶讓現在後進的中部盤商，比台南盤商更有競爭力了。

雖然即便對於在乎農業議題的人，這種發現甚至不是什麼發現，又或者這種發現不見得真正具有什麼意義，但作為一種橋接《食物地理》的話題，可能還是堪用的。

行文至此，我發現我的思緒雜亂，可能不是源自混沌，而是厭世。但這種厭世感又來自何方？

我昨天給自己放了個假，追完一部美劇《The Good Place》。這部劇共四季，講述一個死後應該到Bad place（可理解為hell）的人，因為意外進入Good place的故事。雖然題材很吸引人，但它的第一季令人失望，到了第二季有了轉圜，第四季則谷底翻身，令人嘉許。更早之前，我也完結了一部類似的動畫劇，《Bojack Horseman》也是經典。雖然第一季頭幾集，總有種美式風格的硬要胡鬧，但總歸還是上乘之作。這兩部劇總歸以不同的方式與面向，表現了人生在世，追求的東西不過是一種平靜。厭世總不會是一種平靜，但為什麼會厭世？我的觀點是，積極著入世的人才會厭世；而其中看不透世道的人會憤世；通透世道的，則獲得平靜。

很高興你覺得在家鄉的生活是歡快的，又或者為了躬逢世界動盪而開心。Truly, I really do.雖然看不見的戰爭因為瘟疫蔓延而更具煙硝，但正因為有些人願意負重前行，讓其他人的歲月靜好，讓其他人可以去追求理想生活。相信我，這些負重的人是不會要求回報的，即便他們知道世道總愛開這些人的玩笑。

我身在台灣，而你作為中國人，可能終究難逃民族主義的情緒。或者問，有必要迴避嗎？迴避了真正屬於我們的一部份，犧牲的是自我的完整。我有好多話想對你說，但作為初次見面，就僅止於此吧。

望你平安

LC



Hi·LC

好親切的暱稱呀。我的高中時代也有一個朋友叫LC，收到信讓我有點恍惚XD。不過，我想跟你說的是，其實無所謂的，你不用因為保留身份而有什麼負擔，我覺得距離和關係都是相互的，不是單方面決定，我一開始選擇公開身份，是因為覺得反正都是同學，不用顧慮太多，隨性就好。所以我也跟你說過啦，不管你覺得是公開還是不公開都OK，不需要有任何壓力，Take it easy~

不過，我不覺得姓名、背景、臉書、說法會造成認識對方的阻礙。我個人的習慣，在這些事情上的表演成份盡力避免。我希望展示出來的就是我自己，不過，有時表達的人或者認知的人，本身就帶有各自的侷限，不管是詞不達意，還是理解上的先入之見和邊界感，會造成一些認知的落差，這是無可避免的，需要長期付出時間、精力去經營。而「再現」和「真實」之間也存在鴻溝，所以也才更需要我們坦誠以待來修補。我覺得這是我和一些台灣朋友之間，社交觀念比較有差異的地方。但放心，我不會因為不知道你的姓名背景而對你有任何額外看法，如果是自由的靈魂，那就應該盡量尊重和理解別人想要的自由，不知道這樣的想法你是否認同呢？

非常感謝你分享了台灣農業契作制度和你看的劇給我~厭世確實是一個很讓人深思的話題，我最近重複地經歷著憤世、厭世、平靜，不斷交替發生，哈哈哈。我也嘗試讓平靜的時間可以延續更久，很高興你也有這樣的領悟~我覺得這個總結很棒呀！不過我現在很少看劇了XDD。一方面是我本來就不怎麼看劇，另一方面，最近顯然也不是那麼有時間和心思。

我的心思依然有蠻多部分牽掛在疫情之上，特別是全球爆發之後，各種各樣的亂象讓我大跌眼鏡。一方面，我所在的地方疫情降溫，更多人擔心的事情是如何復工、如何重啟日常、如何面對接下來的經濟大危機、社會大危機。另一方面，我實在非常遺憾，大部分人類都不懂得反思自身，只會把問題源頭甩鍋給別人。我對中國的社會環境是有一定的認知，所以從一開始就一直在自我批判。而反觀高喊普世價值口號的自由世界，竟然是這樣的表現，直到「犧牲」與「代價」已經更加巨大了，才開始有反思，這讓我有點挫敗。我的挫敗來源於，我意識到這世界上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麼燈塔。中國路在何方，需要從自身幾千年的文化沉澱裡面生長出來、慢慢走下去。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歷史責任。

從個人到家庭，從地方到國家，乃至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翻天覆地的變動，社會需要重新回到秩序之中了。最近幾天，我的日常狀態是居家、上課、看書、運動、與朋友交流，偶爾還做做飯。雖然思想也仍不時有風暴，但一切都在慢慢回歸秩序之中，我感到安心。在家的好處太多了，衣食無憂，隨心隨性。一體兩面的是，這樣的生活一切都太舒服了，人容易有惰性，奮鬥、拼搏、上進的感覺就消弭了。

很多的公共生活寄託在網路上。公共事件的討論轉移到線上進行，比如，週日的時候我參加了文化研究學刊和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等幾個單位聯合主辦的線上討論會《邊界、身份與污名：新冠病毒疫情下的兩岸移動》。參加這個論壇的原因，正是因為我想用更理性的方式來討論兩岸之間的民族情緒問題。我認為民族情緒不是迴避不迴避的問題，畢竟我們都捲入其中，無法迴避。但我個人覺得，要避免過分高漲的民族情緒滋長成為民粹。而這一點在中美、中港台之間是正在被政治性地引導，我認為非常不安且不妥。對我這種想過太平日子的小市民，高漲的民族情緒沒有任何益處，只會給我的生活帶來種種麻煩。所以我是有意在抵制，而不是迴避。我的完整自我中，從未想要把民族情緒包含進來。畢竟，以情緒宣示主導的爭吵，無益於解決問題。理性、平和的溝通，才可以

釐清癥結所在，最終達致互相妥協和理解。即使兩岸的和解暫時是不可能的，但我身處台灣期間，時間本來就是寶貴的，我想用在更美好的事情上，留下更多愉悅的記憶，我不想要去透支不必要的負面情緒，這樣太心累了，也違背了我步入台灣土地的初衷。

我想分享一點參與這個會議的感想。會議的主持人、與談人有不同背景，有來自台大、交大、清大、中研院、政大等的教授、學者，有台灣人，也有在台灣工作的大陸人、新移民（陸配）、陸生。陸籍的人分享了他們在疫情中的際遇與故事。他們中有因為去非洲玩耍而漂泊海外一個多月的中國籍中研院博士後，有回不了家的「新移民（陸籍配偶）」，有組織聯署抗議的陸生。因為「陸籍」身份，當前移動自由受台灣限制，無法回去學習、工作。會議上大家苦水也倒了，也接受現實，感覺頗無奈。

會議上也討論到一個似乎是細節、但實際爭執點頗大的課題，那就是「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的叫法，到底有什麼問題？這樣的稱呼和命名背後，是源於兩岸什麼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而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這樣的語言符號？這個我之前表明過立場，我反對這樣的叫法。對於「武漢肺炎」，本來我是沒什麼感覺的，直到川普喊出中國病毒，讓華人、甚至亞裔在全世界各地都飽受歧視，我才反省，所以順帶也就反省了武漢肺炎的說法，也夾帶了某種污名和歧視。至少從川普開始，這兩個命名讓我真實地感受到不舒服，這就是一種偷渡和夾帶民族情緒的叫法，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不願意承認，認為並不存在歧視和污名，只能說他們沒有考慮、亦或不想面對中國人的真實感受吧。對那些要提及香港腳、西班牙流感等等命名的人，我不想多言。人類的歷史是進步的，而不是倒退。我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考慮過，如果病毒爆發在台灣，被稱作台灣肺炎，他們作何感想？而也有人要說為什麼台灣要被叫「中國台灣」？我的看法是，這個問題更宏大而無解，牽涉到的歷史脈絡更加複雜，不應該跟武漢肺炎這種小事相提並論。所以，一切的吵吵鬧鬧，真的讓人心累。當然，這些都是我的個人看法，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也非常願意聆聽、並嘗試找到我們之間的共識。

參加完這個會議，我受益頗多，而唯一的感想就是，感同身受、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釋放善意，也收穫共同信任，真的太難了。我很慶幸，在台灣社會普遍反中的「政治正確」之下，還可以允許這樣的會議出現，這令我感動，我覺得這樣的會議，才是台灣真正值得珍惜的民主價值。相比之下，網路上互相喊打喊殺，港台社會不顧一切地在反中大旗下對中國進行矮化和污名，而中國小粉紅們也紛紛翻牆出來反擊罵街，醜態百出實在令人驚訝，我為人性之惡感到悲哀。我期盼著兩岸關係最終存在和解的可能，而非這樣敵對下去。。。。

當然，困惑也仍存在。我無法知道我之後要如何面對台灣社會。這次台灣政府迅速切割與中國有一切關係的「他者」，一部分台灣民眾（不乏台灣之光的台大人）讓我感覺到沮喪。在黑暗之中的唯一亮光，大概就是城鄉所了吧！！我非常開心能在這裡與大家相遇。所里老師、所辦，都提前開始操心，思考因應措施，也時時關心陸生的狀態。不少同學都很熱忱提供大力幫忙，大家竭力推動線上課程進行，讓我可以不用因為疫情而耽誤太多學業，我非常感動。。。無法說什麼，但願我能好好回報大家這一份誠意吧。

現實中，因為隱形的隔離仍然存在，社交距離的保持，讓公共生活仍未恢復到以往親密的水平。可以跟你分享的，是一家我最近特別喜歡的社區咖啡店。在已經稍微放鬆，可以不必保持社交距離的日子，大家坐在巷口喝咖啡，邊緣青年人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來到這裡，雖然互相不一定認識，但街邊隨性、開放的座位，讓大家可以隨時加入別人的話題中。總之，我很喜歡這家咖啡店，整個氣氛非常溫暖和隨性。

希望接下來，疫情快快退去吧。

Best，

小橋

Hi 小橋

4/8(三)

有件事必須向你坦白，我至今仍找不到一種方式，好好地跟你說話。這背後很大的原因，正因為你是中國人。相信你在台灣也聽過一種說法：強國人「玻璃心」，這種想法其實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就連我在打上述這段文字時，我也仍是戰戰兢兢，深怕這些用語也會讓你為我貼上標籤。這何嘗不是一種諷刺，在貼他人標籤的同時深怕也讓自己因此被貼上標籤？但轉念一想，人與人的交往最一開始何嘗不是建立在標籤之上？更重要的或許是，我們能不能在逐步開放心胸的過程中，理解標籤的意義，並且撕下這些標籤吧。正如你說的，需要以坦誠以待來修補先入之見。

我對於你說「你希望你在社交平台上展現的就是自己」，感到些許訝異。在中國這種社會監控無所不在，而且國家毫不吝於在監控之外施加其他權力以限縮自由的地方，而還能有你這種可以自在地表達自己的人快樂生活著，我應該為你強大的自我而喜悅，還是該感到擔憂呢？我擔憂的不是你的自我最終被暴力的政權擊潰，而是你這樣的自我被否定了劉曉波、王宇、林榮基、李文亮、陳秋實甚至李明哲等人的政權所容許。這樣的你，究竟是誰？

4/9(四)

目前為止，對我認知而言的你，正如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基於某種理由，說自己對祖國的社會現況不滿，然而對所謂的「中華文化」充滿認同，認為自己總有一份「歷史責任」，須為「祖國」將之發揚光大，卻同時宣稱自己並不擁有太多民族情緒。常把「理性」、「平和」掛在嘴邊、「政治」則作為驕字，喜愛秩序而認為喧囂終究應被消弭。更別提動輒以「西方的自由世界」、「宣稱普世價值」等語彙，標記自我的存在了。

但你是否曾想過自己為何會對虛幻的「中華文化」認同？何來你對「祖國」所需背負的「責任」？你為何區分他者？這難道不正是政治運作的結果？

你說你的情緒因關注疫情而起伏，正如我。然而我並不完全明白，你究竟是透過何種管道，經歷了什麼樣的脈絡，認為你，或是你所認同的祖國，甚或你所認同的「中華文化」受到世界人們，或其他「敵意」國家的欺負？

以你最近在乎的「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的命名政治來說，你認為是川普的宣稱，讓中國人，甚至亞裔人飽受歧視、認為這是偷渡民族情緒的宣稱，甚至是因為不想面對中國人民的真實感受。這種理由真是令我憤慨，我的情緒因關注疫情而起伏，正在於看見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無恥行徑，以及即使不是小粉紅的中國人，對中共的所作所為避而不談，卻只關注國際間對於中共的反制作為，是否連帶地讓「中國人」的權益受損。

同樣一個事件：「川普宣稱『中國病毒』」在台灣引起的反應極為正面，這對於你來說，或許正是「被政治性地引導」的結果，但我相當懷疑，你是否真的能說出這背後的政治性脈絡？台灣人對這件事情的認知是：

- 一、中共官媒如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先後扭曲義大利專家的訪談，宣稱武漢肺炎病毒起源自義大利。
- 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多次公開影射武漢肺炎病毒係由美國籍軍人運動會傳入中國，搭配中共中央宣傳部、統戰部等，變造美議員質詢內容的中文字幕，宣稱美國自己也承認這件事。
- 三、在更早以前，武漢第一次封城的前一日與當天，許多武漢人在微博上分享慶幸自己「逃離」武漢的貼文，飛到法國、義大利、澳洲等地，其中甚至還有吃退燒藥來迴避機場體溫檢測儀的炫耀文，更別提有中國人在歐美超市搜刮口罩，沾沾自喜道「一點也不給美國人剩」。



520km



這類毫不顧忌國際衛生安全，甚至道義責任的作為，屢屢強化了「強國人」在台灣人民心中的印象，而這些源自於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的作為被世界看在眼裡，出於「理性」的反制，卻被你簡化為一句「被政治性地引導」，或者是對中國的「矮化與汙名」？這何嘗不正是中國共產黨所建構的民族主義所希望你產生的情緒反應？

我希望你能意識到，許多中國人在為著「西方自由世界打著普世價值之名行打壓中國之實」而憤慨時，中共卻同時藉由一帶一路、亞洲投資銀行等資本布局，影響國際組織如WHO，對「一中原則」的表態，打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面對自家中共的作為，部分中國人則以「這是個宏大無解的問題，牽涉複雜的歷史脈絡，就算我想談也沒辦法談」的說法迴避。

有什麼能比這更目中無人的事呢？如果你想知道可以如何面對台灣社會，就請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這些事吧。台灣的媒體不姓黨，在其他國家也沒有「孔子學院」等外宣組織，更沒有網路長城可以阻礙你接受這些資訊。而若你在接受這些資訊後，仍選擇站在一個「中國人」而非「人」的立場看待這些事件，那也真的不用期待兩岸是否存在「和解的可能」了。

還記得我在上一篇中，希望你能理解這不只是瘟疫的蔓延，而是戰爭的白熱化嗎？當中國共產黨以中國人民為盾，對世界進行資訊戰時，中國人民卻將世界的反擊視為對祖國甚至自身的侮辱，何等諷刺，也令人擔憂。

請你諒解我當下的情緒。今天一早看到消息，WHO (台灣謔稱Winne Happy Organization or China Happy Organization) 譚德賽公然宣稱台灣外交部網軍以對「非裔」族群的種族主義煽動、攻擊他已經長達三個月了，而背後政治動機可疑。如果你能理解，這種動輒訴諸「政治目的」的論述，與中共外宣的理路及語彙多麼相似，就能體會台灣人對中國及WHO的不滿了。



首頁 > 双边要闻

中国驻法国使馆发言人就法国议员联署有关涉台文章致《新观察家》周刊编辑部的信

2020/04/06

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拜读了《新观察家》周刊于2020年3月31日发表的、由66名法国议员和40名法国医学界学者联署的文章《世界卫生组织应与台湾全面合作》，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国际知识和国际法营养。然而，读罢颇为失望。这是一篇错误百出、满纸荒唐的文章，不仅不能予人启迪，反而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更为严重的是，它暴露出签署这篇文章的人国际知识极度贫乏，逻辑思维十分混乱，政治动机十分可疑。

他们张口闭口把台湾称作“国家”，为其未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而鸣冤叫屈。谁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了？联合国吗？法国吗？世人皆知的国际知识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台湾既然不是主权国家，自然就没有资格加入，也没有资格参加世卫大会。那些签署这篇文章的人，连如此基本的知识都不懂，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他们声称，台湾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色，把台湾排除出世卫大会，将损害全球卫生安全和台湾卫生安全。噢，这是台独分子最常用的说辞。然而，既然在没有加入世卫组织的情况下，台湾都能很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不恰恰说明不允许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不会影响台湾的卫生安全吗？至于全球卫生安全，台湾如此“出色地”处理好新冠肺炎疫情，说明它不参加世卫大会也不会损害全球卫生安全。事实上，台湾在祖国母亲的呵护下，同世卫组织在技术层面的联系和合作是畅通的。世界上有什么重大疫情，台湾能够通过世卫组织平台了解到；台湾如果发生重大疫情，也可以及时向世卫组织发出警报。

文章说，台湾在2019年12月31日就向世卫组织发出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的警报，这简直就言过其实了。事实上，是武汉市政府于2019年12月30日发出新冠肺炎通报后，台湾向世卫组织询问有关情况。台湾是在今年1月23日才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它怎么可能在去年12月31日就发出警报呢？它有先知先觉？

文章要求世卫组织避免政治操弄，排除外交干扰，回归自己“保护全球每个人的健康”主业。我看，正是因为某些国家、某些人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问题上一再进行政治操弄，才使世卫组织专注主业的工作不断受到干扰。我奉劝这些人放开世卫组织，你们如此瞻前顾后是徒劳的！

請原諒我打了這麼常一串看似洩憤的話。這次交換日記的期限是星期日，我想，既然你正如我所接觸過的大多數中國人，而我先前卻幾乎未曾向中國人傾訴作為台灣人面對中國時的理路與情緒，那就讓我把握這次機會，真切的利用日記的形式，向你分享我的觀察吧。

嚴肅的話題說完，聊聊主題吧。

打完上段文字的我，正在台北前往台中田野的火車上。不知是巧合或是防疫規定，在我這幾次前往田野的鐵道旅途經驗中，每個乘客身邊總會空一個位置，雖然我認為這種座位安排更可能出於防疫秩序，但卻巧妙地貼合樂於當邊緣人的我的性格。

台大內目前也已開始進行嚴格的進出人流管制，僅開放大門供校內人士單向通行，進出院館也有相關的身分驗證機制，形同戰時狀態。雖然這改變了我平日習慣的動線，感到許多不便，但習慣了倒也還好，畢竟校園人少，樂得清淨。即使如此，我昨天仍看見有人直接翻越圍牆進入校園，我當下失笑。

我失笑的原因並不是我多麼在乎低矮圍牆造成的防疫的破口，而是它讓我回想起，2011年我在中國北京當背包客時，原本要去逛北大校園（還是清大？忘了，總之有兩間距離很近的名校，靠近頤和園（還是圓明園？）），恰逢考試期間還是什麼的，禁止外人入園。當時正在考慮是否要到中國念大學、崇尚中華文化的我，抱持著朝聖的心態，在外圍走了一圈。那時，我手裡拿著中國口味的雪碧汽水，在門口遇見了一個開麵包車的大媽，見人就拉「要不要進校園？一個人五塊錢」；在有警衛駐守的後門小徑，則看見一個奶奶，拉著那個年輕警衛，往他手裡塞錢，拜託他收錢讓她進去，而年輕警衛則一臉尷尬、不知所措。

那時的我喜愛魯迅，對於中國這類文化也是見怪不怪，甚至感到一些親切。我看到那個翻越圍牆闖入台大的那名男子的當下，心裡想著的是「就這樣讓他翻過去，也太便宜他、也便宜我了」「好歹在中國，想進校園還有好戲可看呢」。現在仔細一想，我這麼不在乎秩序，甚至擁抱失序，會是恰當的嗎？如果疫情因此而爆發了呢？不禁反省起自己的劣根性。

寫著寫著，也快到站了。今天或許就到這裡。為你寫日記，縱然動輒長篇大論，但我也確實感到文筆與思緒逐漸順暢，是準備著手寫論文的好開始。感謝你給了我一個機會練筆，也感謝你閱讀至此。希望今日一開始的抱怨，不會真的傷害到你的情感，正如我昨日開頭所擔心的，我意並不在傷害，而是坦誠以待。



Figure 1 傍晚的台大後門一景



520km



4/12(日)

早安，這似乎是最後一次我寫信給你，逢離別時好像總得說些什麼，但真正也沒什麼好說。

不知道為什麼，田野後的那天我總是感到特別疲倦。我週四的田野並不特別順利，因為報導人並不認為我所提出的問題是重要的，或者說，他不能理解為何一位年輕人，沒事要跑來向他詢問在他的圈子中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因此他也總以最簡單的方式回答「就是這樣而已」、「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我感覺他終究是一個親切的人。我南下之前，他還特別提醒我，坐火車會比坐高鐵快，如果真的擔心疫情的話再搭高鐵，這樣接觸到公眾的時間至少比較短。我當時心想：如果你真的擔心疫情，怎麼會願意讓一個陌生人在長時間暴露在風險環境之後，還來拜訪你呢？

所以我認為他是貼心而親切的，只是不善表達。我與他距離的隔閡，在他終於耐不住菸癮，我問要不要也來一根之後打破。我得意於自己在大學時期，就為了哪天可以與田野對象拉近距離而學習抽菸，在氤氳的煙霧之中，他算是終於打開心房，願意多跟我說一些故事了。

或許這幾根菸是讓我特別疲憊的原因吧？但我隔天終究是提起勁去了久違的健身房。因為疫情的緣故，健身房比起先前少了幾乎一半的人，或許也因為原物料短缺或成本考量，原本用於擦拭器材的清潔用酒精，也多換成了次氯酸水，which不適合接觸肌膚、聞起來還像極了發酵了的汗臭味。

被置換的不只是清潔用品，還有檢疫工具。一開始，會員入場時都是使用額溫槍進行體溫檢測，後來則換成紅外線熱顯儀，少了一些接觸。但為什麼健身房會願意負擔額外的成本？真是難不讓人聯想到東莞老闆的「愛國言論」。這種愛國心態，真處處可見於中國，不管是前幾日與你提到的搜括口罩的大媽，或是「慶祝」美國確診破十萬人的政治宣傳。

唉，為何中國會出現這類案例？一種常見的辯護是：「中國地廣物博，十四億人而樹多必有枯枝」。我無意與你辯論這類觀點，只是我前幾日看見了一種說法，對我而言是極具說服力的：

一個良好的社會之所以安全，不是因為優秀的治理使我們不被壞人侵犯，而是因為優秀的治理使我們不會變成壞人。

前者想像著我們與壞人截然不同，後者大方承認彼此都可能為惡。

這種政治制度如何可能影響群眾行為的觀點，正說明了中國與台灣，甚至「高喊著普世價值的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同。希望你能理解，所謂的「在政治之下，人性一樣爛」不過是推諉之詞，只期望你對世界維持淺碟的認識罷了。最後，今天又看見廣州有許多非裔移工確診的消息，何其諷刺，卻也不令人意外。畢竟台灣能有今日的防疫成效，正是出於對中國官方數據的不信任，不是嗎？

祝你在中國，以及往後的人生一切安好。

LC



在交換日記結束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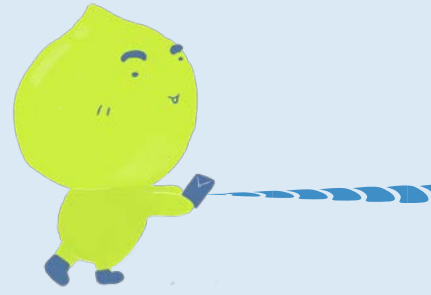
城鄉小郵差

收到了這樣的訊息：



為了避免遺憾，並讓交流更加完整，
於是，我們重啟了最後一次的日記交換。

2020年4月19日

From Guangdong
小橋→LC to New Taipei

Hi, LC

看完你的這封回信，我的情緒非常複雜，我看了三遍，覺得不是很好消化，睡眠不佳，於是早早起來給你回信。現在是北京時間4月18日，早晨8點11分，我吃過早飯，看了幾個新聞，現在決定坐下來給你寫信。不知你是否已經起床，在忙什麼？還是你仍處身什麼奇妙的夢境中，拼貼著自己的世界？

很遺憾，我上一封信如此詞不達意，竟然只能換來你對「中國人」既有的先驗印象的進一步印證。這是我的失敗，所以，我不得不要求，要再回覆一封，我希望，一來可以舒緩你寫信給我的時候，產生的侷促與不安，同時，也拜託你，好好思考一下你對中國人的觀感是否需要再仔細推敲，以後也請不要再任意貼標籤（**這是我選擇破壞遊戲規則，再寫多一封信的唯一目的**）。其實，我有點好奇，你明明是不具名，而我是以實名跟你互動，我邀請你來加我臉書好友，我發了一張有我在內的照片給你。但我不太懂，為什麼面對我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你感覺到的卻是「找不到一種方式好好地跟我說話」？我覺得，你不必這樣顧慮。如果我的上一封信的內容讓你感到不友好，我很抱歉。但那是我的真實感受，我覺得我已經盡量理性、客觀地，但仍然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我會在下文解釋這點），在表達我的觀點，如果因此，對你造成什麼困擾，我在此向你表達我的歉意。

不過，我很無奈。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顯得這麼可怕。我很遺憾，也很痛苦，「中國人」這個標籤，竟然會這麼令人不安。我很無奈，我不知道在你面前，我需要怎麼做，才能自證，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不是一個可怕的人？而且，我不知怎麼樣才能跟你解釋，中國沒有那麼可怕。我生活在中國20多年，真的沒有感受到那麼多你們以為的不安全感。面對台灣朋友時，讓我特別哭笑不得的一種關心就是，啊，你在中國，那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哦！注意安全哦！不要亂講話哦！我承認，而且我很無奈，中國的威權體制確實讓人難以自由發言，但是，我也要實話實說，這種不自由，沒有台灣媒體描述的、以及你們想像的那麼嚴重、那麼可怕。而我本人，更不是因為被洗腦了、被關在牆裡太久了，才意識不到這種可怕。我還是非常感激你們作為朋友，站在你們的世界觀裡面，關心我的處境。但是，這種特別的關心，有時候確實也讓我有点不知如何禮貌回應。

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但我還是願意提供這樣的建議：我仍然期待你來加我的臉書好友，這樣你才能看到我那些只給好友看的貼文，我希望我們有更多互動，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和了解彼此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你有使用wechat，我歡迎你也用wechat與我互動、與其他中國人互動（畢竟牆國人，很多還是只能在牆內活著，而我也知道，wechat的申請似乎對你們不是很友好，而且有些人也擔心自己的聊天資訊被監控而不敢使用）。我會很認真地使用朋友圈po長文，這一點我跟我的中國朋友們比較不同，我周圍的朋友，有蠻多不太喜歡在社交軟體發表自己的過多見解。亦或，如果你確實不想如此暴露自己，那我們可以維持更長一段時間的筆友關係，這種不需要太頻繁、但可以更深度的交流的關係，也蠻不錯。甚至，如果你願意，等我回得去台北，我們可以見一面，就當要去做一個田野訪談一樣，我們可以花一個下午時間，面對面聊聊天。



520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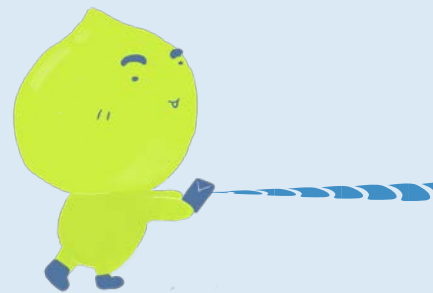
不管你是否願意接受以上任何一個建議，我都誠摯地邀請你走出這一步。而如果你不想，也仍然不需要有任何壓力，就讓這段短暫的交流隨風而去吧。但是，我之所以提出以上建議，仍然有我的理由。雖然我尊重你匿名的選擇，但我不希望因為匿名，讓我們彼此只能存在在對方的標籤裡面。我認為撕下標籤，不僅需要我的現身，也需要你放下某些戒備。而要認識你，我也需要你的現身。因為我對你是誰真的很模糊，我現在只知道，你是在城鄉所的同窗，住在新北，你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很關心社會的良善發展，你有自己堅定的價值觀，而且，你內心對中國人有意見（以上標籤，是我給你貼的，貼得不對的地方，如果你在意，也請你指正）。

我自覺，我這樣已經展現最大程度的誠意了？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不過，如果無法做到在現實中認識彼此，相互費心、費時去體諒對方，我也懇請，你千萬不要給我貼標籤。我想說的是，我本不需要這樣去介懷一個簡單粗暴的標籤，畢竟，標籤是別人給我貼的。而我們自己是誰，只有我們自己才最清楚。一個人要去控訴、要去期盼別人完全理解他，本就是一件庸人自擾的事情。況且，如果你連對我具名都存在顧慮，只希望與我保持兩封信的簡單交情，那其實你本不應該有什麼能量對我造成任何影響，你如何評價我，我完全不用在意。但，偏偏我就是這樣偏執。我認為，至少你是我的「同窗」？所以，我還是不喜歡你給我貼這種標籤。沒錯，我完完全全無法接受，我在同學的眼裡，是一個玻璃心的強國人。如果這個標籤是我在上兩封信留給你的印象，那算我的失敗。我有自信，如果你能多跟我接觸，你大概不會有任何理由可以給我貼這樣的標籤。

我更加無法接受的是，你在訝異我的自由表達的時候，擔憂的竟然是，「這樣的你，究竟是誰？」我不知道你的話外音是什麼，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究竟是誰，那麼請你認真考慮以上我的許多建議吧，不要再自己一個人費心瞎猜了。

如上，諷刺的是，我不知道我為何需要這樣用力去為自己做辯護？為何需要這麼努力去撕下別人幫我貼的標籤？我這樣費盡力氣，想要去做一件本不必太在意的事，是為了什麼？而諷刺的是，我並不知道，在你眼裡，這樣的表現，算不算又是我的「強國人玻璃心」？如果你的答案是，是，那我無話可說。

再來，我要認真地說一說，我為什麼無法拋棄中國人的立場。我只能回答你，因為我本來就是中國人。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來源於我20多年的生命經驗，我的家庭教育，引導我要與人為善，我的學校教育，激勵我要上進勤奮，我的社會閱歷不多，但我喜歡溫情社會，所以我才會懷抱對台灣社會的想像，來到這裡。我不喜歡看中央新聞聯播，我在中學時代，對政治、歷史等科目都興趣缺缺，背過即忘。政治對我來說並非髒字，但我也不太感興趣。我剛開始來台灣，面對陌生人，我甚至避諱讓人知道我是中國人，因為一旦他們知道我是中國人，距離感可能就產生了，先見就代入了。這對我來說，實在不是一件什麼好事。要破除這樣的迷思，需要我學會使用繁體文字，遣詞造句上，需要我逐步理解和學習兩岸習慣用法的差異，需要我更深入地去探索台灣。這塊對我來說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究竟是什麼樣？這個我從小從電影、電視劇、台語歌了解到的台灣，跟我親身感受到的台灣，究竟有何不同？



我帶著對台灣的好奇和熱忱來到台灣，這是我的初衷。幻想與現實，再現與真實，當然有很多差距。我在填補這個差距的過程，在與台灣人溝通、交往的過程，需要克服不少的門檻。我相信每個陸生都不得不努力，去跨越這樣的門檻。當我已經自以為熟悉如何恰當地跟你們打交道的時候，我卻悲哀地發現，我似乎跨不過我是「敵國人」的這道門檻。我感到失落、無力、悲哀。

我承認，有不少中國人的表現確實差強人意，我也非常鄙夷他們的所作所為。你也說了，中國有14億人，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我覺得，你不必說自己無意跟我辯論這類觀點，因為這確實是一個沒什麼毛病的觀點，不止可以用在中國，這個觀點放諸四海而皆准。正如你所說，我們彼此都可能為惡，那何以，這麼多的中國人就被一個標籤代表了？我自己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我都不敢說我了解中國。我在台灣也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我也不敢說我已經有多麼清楚地認識台灣。貼標籤，實在不是我期待發生的事情。

你指出的官媒、外交部發言人，我都知道，我也認為他們的論述並不高明，我理解你說的這些脈絡，但你的認知裡，也缺失了一部分。比如，一開始的傳言把病毒的爆發陰謀論為中國的生化武器，同樣的陰謀論，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認不認同？至於，你說「許多武漢人」，武漢一共有1500萬人，我不知道你指的許多是多少？而排除了這許多，剩下的1000多萬武漢人，為了不要擴散病毒，禁足在家兩個多月，很多中國各地的醫護團隊前往武漢，大家共同在醫院、社區做出了許許多多努力，很多人也因此犧牲，可是，這些努力卻只換來一句「武漢肺炎」、「中國病毒」，我覺得不應當。14億的中國人，到底多大程度造成全球疫情的爆發？如果要認真地來劃分責任範圍，這是值得仔細考究的，其中牽涉的是政治，是話語權。如果你堅持「武漢肺炎」、「中國病毒」這樣的說法是「理性」的反制，我亦無意再與你爭辯什麼。

我好奇的是，首先，為什麼你似乎不太相信，中國有很多好人呢？我建議你認真考慮考慮這個觀點：中國有很多如我一樣的普通人，其中，有很多是你們口中十惡不赦的中國共產黨員，這些人是你会在任何角落遇到的，平凡的人。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我認為，不同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缺點，也許可認為帶有一部分人平庸的惡，但沒有那麼多刻意為之的惡。可是我不懂，為什麼中國人就要被貼上這樣的標籤？其次，就如你所說，確實也有不少中國人，是某種程度的「惡人」。那麼，惡人為什麼會惡？怎麼定義他們的惡？我覺得這不是一道簡單的題，顯然不應該這麼武斷地下定論。最後，既然惡人哪裡都有，那為什麼中國人這個標籤卻似乎帶有原罪？這個明顯刻板的先驗印象，到底是如何造就的？

我覺得無奈，難道我要責怪自己，投胎的時候沒有選對地方？顯然這不是答案。作為中國人，我到底有何過錯？令我需要拋棄我的認同，才能與你、才能與台灣人對話？對不起，我真的不覺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覺得，僅僅因為



520km

我是中國人，我就應該在面對誰的時候，感到羞愧，感到抱歉。所以，你讓我先考慮站在一個人的立場，而不是先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我覺得這樣的建議，才是目中無人吧？難道在你眼裡，只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就無法好好做人了嗎？我覺得很莫名其妙。我建議你以後要對每一個你並不太認識的中國人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請慎重考慮，再說出口。

我花了這麼大的篇幅和力氣，只為了撕下你貼的標籤，我希望這樣的努力，有助打破你對中國人的既有印象。如果再次詞不達意，再次驗證先見，我認為我就無能為力了。我非常感謝你對我的坦誠，以及願意花費心力來思考、表達，交換我們對事情的不同認識。我覺得我們都很勇敢，在面對個人可能無法紓解的一些巨大困難的時候，我們願意做出這樣的一步嘗試來交換意見。我昨天聽說了一個觀點，叫「立此存照」。我們記錄、分享彼此不同的觀點，不是為了互相說服對方，甚至，很多時候也難以求同存異取得共識，我們僅僅只能做到的，是「立此存照」。

我是一名陸生。諷刺地是，在兩岸政府的努力下，陸生即將成為一段歷史了。噢，差點忘記了，按照一些台灣同學的說法，對我們這群人的定義和命名，應該要改叫「中生」。Whatever，我只是順便吐槽，我們對自己命名的話語權，永遠無法掌握在自己手裡。中生/陸生，與台灣/中國台灣，這樣的語言遊戲，或者你說的「標籤」，實際上，可以定義這群人嗎？可以定義這片土地嗎？我不知道，在這樣短暫的時間，我無法得到我的答案，所以，只能暫且忽略之吧。這是我的另一個無奈與失落。說實話，我這麼一個渺小個體，根本不認為能在短暫的一生中，看到兩岸和解的可能。只能說，歷史自有其發展的趨勢吧，我擔心不來。我能付出努力的，就是在我現實生活中，與一小群同樣願意真誠以待的台灣人交朋友，我們只有一起努力，才可能推動兩岸往某個和解的方向去（不過，說出這句話，我似乎感到我給自己、給我的朋友施加很大的壓力，我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件事的難度，個人的努力有多麼微不足道，而我們彼此又有多麼身不由己）。

最後，我想跟你說的是，你在上一封信中指出的所有對於中國的認知，其中有不少觀點讓我受益匪淺。確實，如你所言，我已經在牆外看到這個世界如何論述中國，我盡量去了解，也盡量去思考。其中有些評論我認為正確，有些我認為並不妥當。批判得正確的那些，我反思並努力改進，批判得不妥當的那些，我也嘗試反駁並抗議。可是，我沒有力氣去一一跟你細說了。如果有緣分，這些觀點我們可以坐下慢慢聊，如果沒有機會，那就讓這幾封信，立此存照吧。

你的祝福，我已收到，並深深感激。我們都要忠於理想，也都要面對現實，各自努力，各自安好。

Best，

小橋 於4月19凌晨

Hi 親愛的小橋

臨時收到了你的回信，令我一則以喜，一則以羞。喜的是，我沒料到在交換日記結束後，仍能收到你的信。羞的是，我讓你處於不佳的狀態中，這是不願讓它發生的事。

這是我第一次使用「親愛的」稱呼你，正如你第一次寫信給我，使用的那個稱呼。因為你最後的這封信，讓我感受到我們真正是親近的。我喜歡你富有詩意的代名，正如我喜歡你深切的表達。你讓我深刻感受到你的，或許無奈，或許憤怒，或許哀傷，以及我的傲慢與偏見。

我看見你加粗、畫重點的那句話了，它確實重重地抨進了我的心裡。請原諒我，我就是一個機掰的人。對我來說，透過貼標籤認識一個人不太是個問題，畢竟正如我在先前的信中提到的，我們難免都是先從標籤認識一個人，問題是在我們為人貼上標籤之後，我們如何反應？我們是就此憑藉著自己的標籤，而與人不相往來嗎？還是那種標籤注定是暫時性的，我們終究會為那個人身為人的本身，或者依據我們與那個人互動的結果，來修正我們先前的標籤呢？

對我來說，是後者，所以我不喜歡所謂「理性」、「客觀」這些詞彙，它不僅消滅了一個人的脈絡，也消滅了另一個人的活力。所以，我還是再說一次，請原諒我，我沒辦法不給人貼標籤。但礙於我與出版社的版權協定，我也沒辦法花長篇幅為自己辯護《論標籤的多重性：標籤可以不只一個，一個標籤也可以有多種意涵》。如果你真的介意這部分，我寄了一套書在城鄉小郵差那邊，可以找他們看看。

開玩笑的。我真的是一個機掰的人，沒辦法好好說話。所以，我找不到一種方式與你好好說話，不完全是標籤的問題。基於理性、客觀的待人教條，我們似乎當然不允許在討論這關乎個人情感的嚴肅話題中，插入這樣一段既不高明亦不知所云的內容。所幸你捎來最後一封信，讓我有機會好好地跟你說話。

謝謝你。

我覺得你說得沒錯，我內心對中國人有意見。但我同時也對「當你說中國人的時候就是在說祖國十四萬萬的每一個同胞」這樣的論述有意見。當然，這並不是因為我心中有分裂思想，認為「不是十四萬萬人都是中國人」，而只是在日常的脈絡中，我們通常沒辦法把話講得那麼明白而已。在這樣的認知底下，我既不覺得你貼了我標籤，或甚即使被貼了這樣的標籤，我也覺得無妨。

雖說我對中國人有意見，但更精確地說，我百分之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有意見。已經有許多政治學、社會學指出，中國共產黨如何藉由監控、民族主義，扼殺中國的市民社會、造就制度性的腐敗，如當年國民黨的恩庇侍從體系遺毒殘存至今，對於台灣民主進程仍是傷害。這不只是所謂「理性」、「客觀」地來看待中共政權，中共政權對於維吾爾、圖博及香港人的迫害，更不缺源自第一手的證言。

有趣的是，當中共政權面對對中共隱匿瞞報、打壓吹哨、甚至轉移焦點等對疫情處理方式的批評時，「毫無代表性」的中共政權就把自己貼上了中國人的標籤，說對於中共的指摘是一種辱華、是西方世界的甩鍋。

這裡的「毫無代表性」之所以括號，正在於韋伯提出的權威理論認為，現代國家的權力合法性來源通常是法理，也就是投票等全民意志表態。但中國這種動輒以挪用「中華傳統」、「民族情感」作為號召、貼上自己「中國人」標籤的手段，卻可以得到毫無權力的「中國人」認同，一致與自己絲毫無法施以影響力的中共指摘「西方自由世界」，進而強化中共政權的統治正當性。



520km



這連帶地造就了我對「中國人」的意見。

一方面，你同意「中共」的在國際世界的作為不能代表你。另一方面，你同意「中共」塑造的「中華文化」可以代表你？對我而言，這就是精神分裂（台灣／中華民國也很多，這是一個戲謔用詞）。

在認識到「中共」無權代表自己，卻又口口聲聲代表自己」時之後的下一步呢？許多中國人是不是就「無能為力」？「期許明天會更好」？當然，許多台灣人也是，就跟你一樣。

我，會上網發表言論、會投書媒體、會參與組織、會上街遊行、會衝撞政府，甚至會在防禦時攻擊警察（加了這個行為，能不能少一點冠冕堂皇？）。只為了明確地告訴它：你沒有權力這麼做。然後，當我看到同樣在中國這麼做的無數個身為「中國人」的我自己，就這樣被監禁、被消失，卻換得我所希望爭取權益的同胞一句「政府沒那麼可怕」啦。

我能不認為我的同胞，中國人，與我所對抗的中共政權，是同一批人嗎？我能認為願意與我一起「殉道」的中國人，是「可怕的人」嗎？或者，我能不質問那些「對我的苦難視若無睹、被這樣邪惡的政權所容許」的你，究竟是誰嗎？上街遊行、概念意義與實體意義併行的「衝撞政府」是台灣人（請原諒我用這標前時沒加上『部分』，太拗口了）的身體記憶。而這些台灣人看到在中國的自己受到了「被罹患精神病」、「被性侵」、「被器官買賣」的對待，能不覺得嚴重或可怕嗎？

或許你之所以沒有覺得可怕，僅在於你沒有這種經驗，也沒有採取這種行動的意圖，正如許多安逸於現況的中華民國人一樣。

簡言之，我百分之百對中共政權有意見。中國人嘛，要看他是站在哪一邊。不過，就算有意見，又能怎樣呢？就算選擇站在中共那一邊，難道他就不是個人嗎？我能因此不把他當成一個有自主思想的人，與之互動嗎？

這篇文章中的問句，其實都是在問我自己。

我當然願意再與你深入聊聊，但為的不是撕去標籤，或澄清什麼。正如我一開始所說，我不認為透過臉書的貼文，就可以更了解一個人。況且，既然我們的長篇大論其實更加深了誤解，那加入臉書似乎更顯得沒有必要，老實說，我幾乎所有的貼文都是設公開的，因為我幾乎只在乎公領域的事情。

如果你哪天回到城鄉所，說不定可以再透過城鄉小郵差找到我，或者可以聯絡我的另一個電子郵件告訴我。讓我跟你一起到學校附近，由香港抗爭者開設的「保護傘」餐廳，聊聊你想聊的話題。

小橋，最後還是想讓你知道，不管你是哪一邊的中國人，我都愛你。

LC

故夢復返

文/王歡

4月中旬的最後一天，春光明媚，炎熱的天氣透露著夏天即將到來。此刻我坐在書桌前，享受這片刻寧靜，腦中的思緒由指尖敲打出來，形成了這些文字。

因為太久不住了，我現在所處的小房間本已閒置。甚至，因我喜歡保存舊物，導致家裡雜物間舊物堆積，於是這個房間也淪落為另一處舊物的安身之所。我是一個容易為流逝的記憶傷春悲秋的人，兒時的布娃娃，田字格作業本，都還安然躺在櫃子的角落裡。舊物溫柔，它們是承載著我某一頁記憶的物質實體。

自回家以來，拖延了整整三個月，在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之後，我終於也整理了這個小房間。至此，我在家中開闢出一個不受其他人類/貓們干擾的、可以愉快獨處的空間。我在書桌上鋪上了一塊貓貓圖案的桌布，擺了一束粉色玫瑰，打開了我的新檯燈，儀式般宣示了我的生活也將秩序井然的態度。

氣定神閒之後，我終於也可以開始回憶我與台灣的故事。雖然，關於台灣記憶的大多數物質載體，至今還躺在台北的宿舍、研究室中，好在，腦子裡的這份記憶我隨身攜帶。現在，我把它安置在這篇小文中珍藏。它由兩段回憶交錯復返，彼時與此時，拼貼成了一個未完待續的故夢。

攥在手裡的登機牌

2019年12月初，應在報社任職的朋友邀請，我寫了一篇短文，追溯來台灣的緣由，並記錄了某兩次跨界的移動感受。現在重新翻閱，可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說，把從家往來台北的八張登機牌交疊著攥在手上，就像拿著我這段叛逆人生的一幅遊戲牌。幸運的是，我覺得這是一幅好牌。至少，這是一幅我拿到了

之後不曾後悔的牌。

從小到大，我是同學眼中“別人家的孩子”。我的性格“乖巧聽話”，再加上有點考試運氣，一路順風順水考到別人眼中好的中學、好的大學。畢業後，又順利找到了一份別人眼中離家近的好工作。我那前二十來年的人生，遵從了主流論述的呼喚，走在一條筆直平坦的大路，然後快樂地走著，無風無雨，歲月靜好。可是啊，對我來說一切好像太過自然而然。終於有一天，大概是兩年前的秋天，我突然對這樣的生活感到厭煩。我想逃離。歷經一番小小掙扎，一年後的秋天，我帶著一張登機牌和兩個行李箱，飛往台北。

我的家鄉是一個外界認為很“大男子主義”的地方，這裡的傳統宗族氣息濃厚，人們對女性的普遍期待和認可是“溫柔賢惠”。在這樣一個地方長大的我，老大不小，丟下穩定的工作，跑去海峽對岸的陌生城市求學。這串標籤貼下來，只能用遲到的青春叛逆來形容。現在想想，我自己都覺得奇怪，畢竟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別人會用“很乖”的詞語來形容的人，怎麼就敢突然掉頭，拐進一條旁逸斜出的未知岔路呢。

記得第一次飛台北，是從廈門出發。家人送我到機場，我瀟灑地踏入過境安檢通道，走了好幾步才轉過頭揮揮手，看到眼淺的我媽已經忍不住哭成一團。她擔心從小嬌生慣養、在家好吃懶做的我，出外不會照顧自己，也不清楚這樣的選擇，對我而言到底是不是好。電話那頭，她總是帶著母親那摻雜著無奈和疼惜的語氣念叨我，怎麼就那麼喜歡讀書呢！為什麼還一直想要讀書呢。

後來也有幾次從潮汕機場直飛。潮汕直飛台北的班機是南方航空，每週只有2、3班，固定8點的早班機。

5點起床收拾一番，出門的時候跟我媽說了一句我走了，就像以前7點半要去上班時，也會跟她說我走了一樣。她帶著惺忪睡眼回我一句一路平安，翻個身繼續睡下。這班飛機橫渡台灣海峽到達嘉南平原，然後沿著台灣島的海岸線一路向北，全程才1個小時。從幾千米高往下望，近處的農田和遠處的山系，霧氣中的台灣島帶著最質樸的美，怪不得稱這裡為“福爾摩沙”。抵達後，早上9點的桃園機場還沒什麼人，過關時也沒有排過隊。入境換了手機卡，我又發了條語音消息回家。我媽沒有立刻回我。此刻她大概正在澆花、鏟屎、打掃，忙裡忙外。家裡的三隻花貓小朋友，大的那隻可能還窩在某個角落睡覺，兩隻小的肯定已經在她眼皮底下追著水花打架了。而我也藏起登機牌，回到我在台北的另一段平淡生活。

歸期未有期

一直以來我對台灣的情感是複雜的。來台灣唸書，如上文所述，可以說是一件有點意料之外的事情。當時我有點在賭運氣，秉著一種有沒有研究所可以唸，就看緣分的心態，雖然有五個志願可以填，但我只孤注一擲地填了台大城鄉所。後來，我來了。

記得來之前，我那位已經從城鄉所畢業的大學同學反復提醒我，城鄉所很有個性，在城鄉所的學習會很累，但城鄉所會顛覆我。衝著那一句“城鄉所會顛覆你！”，我心神嚮往。我特別好奇被顛覆的我，會是什麼樣。我所在城市的電話區號編碼是0754，而城鄉所的學號編碼，剛好也是0754。一向迷信緣分的我，總願意沉溺於自己幻想出來的浪漫小細節。我對自己即將要去的地方，模糊但期待，我在臉書寫下“從一個0754到另一個0754，感謝這段即將到來的旅程”。

在台灣的日子裡，我常常非常感激自己，跳出了原有的舒適圈。我甚至常常有如魚得水的愜意感。雖然這樣的愜意感，也總會在某些我被辨識出是一個“外人”的時刻被打斷。以前我總刻意忽略被他者化的那一刻，而這一次疫情，也終於在檯面上終結了我的某種浪漫幻想。我記起還沒來台灣之前，看到另一位畢業的學姐寫的文章，她記下這樣的語句：“台灣，永遠不會是我的家，但卻是我永遠會懷念的一個地方”。

不得不說，我的台灣經歷，成為前述這兩句話的又一論據。我仍時時感恩，城鄉所確實如我所願地顛覆了我，而我幸運地發現，我很喜歡我被顛覆之後的樣子。只是，我該從某個美夢中醒來了。我應該面對的現實是，台灣只是我人生的一站，我與台灣終須一別。我在內心默默地祈願，我可以有時間，好好地跟這個美夢，跟夢裡遇到的所有可愛朋友們，共同珍惜這一段回憶。此刻，歸期未有期，何當共剪燭。我相信，不久之後，我與你們可以再見，再見。

自由投稿



因為COVID-19疫情，不只境外生（尤其陸生）無法來台，許多人原本規劃好的春假出國旅遊、參與國外研討會計畫也必須取消。不過，實習課或學術研究的田野調查依然持續，城鄉所同學們依然走訪全台，繼續調查、觀察；在這之前曾經出國同學，也整理當時的旅遊日誌，收斂造訪異國的觀察與體會。疫情雖然讓人在某些層面上無法移動，但轉念一想，也許可以更充份地籌備下一次旅行。我們相信這次徵稿的城市觀察與田野紀實，絕對可以為大家下一次的壯遊提供養分！



後台客精神(PTK)：一種重新召喚台灣草根的生活方式。「台客」一詞從台灣八零年代台灣新浪潮電影開始，「俗」舊台客文化象徵始被凸顯了出來；千禧年的台灣主流娛樂界開始再現台客文化，模仿台客文化結合電音、饒舌等元素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時尚潮流，08年的《海角七號》帶入台客文化的鄉村浪漫情懷，成為自貢寮海洋音樂祭塑造出台客文化後熟成的經典之作；從伍佰陳昇到謝金燕、從熱狗頑童到滅火器，台客文化一詞仍受到再挪用，隨著主流的文化仍舊不停的改變其當代的價值，這樣新台客文化也隨著解嚴後世代所建立的台灣主體意識所根深蒂固。19年是台灣

地方創生的元年，我們反過來反省這樣的新台客文化與土地是失根的，年輕人集中在都市生活，農村呈現人才真空與超高齡化的困境，世代群間毫無連結產生了極端政治現象。而舊台客文化刻苦、勤儉、打拼的生活態度，並沒有隨著台客文化的再現而被傳遞下去，讓當代的年輕人重新找回對土地的理解以及建立起世代群間的合作，就是重新召喚台灣草根的生活方式，台灣地方創生文化也必須要從生活方式開始重新塑造，這也是後台客精神(HTK)的最主要的核心意涵。(出處：師大地理系aka.城鄉之友漳珪賢)



圖左 | 城鄉美濃工作隊參與白玉蘿蔔節；圖右 | 古子諒講座分享：農業生態棲地調查和地景

認識台灣，除了認識都市，也要認識農村，要認識農村，不能不認識農業。

農業長期是被忽視的部門，日本時代以米糖換取帝國資本，國民政府來台後以「農業培養工業、工業發展農業」，壓低米價，出口稻米換取外匯，實施肥料換穀、低價收購穀糧，並讓農民負擔各式沉重賦稅。雖然創造了「台灣農業奇蹟」，但農業部門卻在工業成長的過程中被壓抑，農民累積的痛苦與壓力，在1988年民主化前夕，以520農民運動的形式爆發。

台灣民主化，WTO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之後，楊儒門事件震驚全台，台灣的農民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政府為了舒緩糧食倉儲壓力，鼓勵水稻減產，實行休耕政策。再加上農業與工業空間混雜（農地工廠）、勞動力高齡化、農地炒作，生產環境愈趨惡劣。農民逐漸離農離土，子女離鄉進城，農民必須在國際產業秩序再結構下，尋找新的出路。

農業也是政治的，農會總幹事是重要職位，地方選舉兵家必爭之地。2018高雄縣區農漁會動員，除了促成與農會巨頭雲林張家班關係密切的韓國瑜在高雄當選，更翻轉了全台灣的縣市版圖。然而，農業也常被政治扭曲，過去農會信用部常是地方派系的金庫，2005年連戰開啟的兩岸農業交流，背後的權力與分贓，更讓〈水果政治學〉的作者焦鈞感嘆，「臺灣水果若沒沾惹到政治，那該多好」。

台灣的農業現況，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脈絡下，產生種種課題。期待「後台客精神」成為城鄉所精神的一部分，我們除了關照都市的空間，也要關照農村的空間。台灣是狹小的島嶼，城鄉之間並無明確的

邊界，農業的環境敏感性，讓農民承擔環境變化的風險，面對極端氣候發生，台灣人需要理解農業，才能體認氣候變化影響我們共同的生存空間，同理農民的處境，以此建構城鄉關係的理解。

為什麼來到美濃

美濃是台灣南部的客家重鎮，20年前反水庫運動，形成豐富的社會力量，外人對美濃的想像也在許多地方團體、音樂人、作家的詮釋下再現。美濃也是農業發達的指標性地區，多元作物轉型成功的地區案例，面對台灣普同性的農業難題，例如農地房舍、農工業用水衝突、農地價格高漲、勞動力高齡化。

過去在高雄工作兩年，常在美濃走動，美濃成為我的精神故鄉。組隊來到美濃，卻是一個巧合，實習課時康旻杰老師讓我們訪談同學，偶然發現子諒在美濃做了一年的研究。「不如就回去辦個分享會吧」，透過美濃農村田野學會執行理事溫仲良、有間書店朱毓萍協助，美濃城鄉工作隊成行。

我們這次來到美濃，參觀農會，友善農業空間支持體系（植物醫生制度、綠色資材中心），參與農會籌備的白玉蘿蔔節，進行農事體驗，也藉由在地農民（彭恰先生）與子諒的導覽，認識的農作物美濃竹頭角庄，另外也到荖濃溪畔的滇緬移民聚落，認識異域孤軍的聚落空間，觀察全台灣產量最大的砂石產業現場。

地方創生，創生農會？

台灣城鄉發展學會理事長吳勁毅認為，「真正該被創生的是地方政府」，不能放棄提升鄉鎮力」，認為

地方創生政策，地方政府的角色至關重要，日本藉由提升鄉鎮力，用青年協力隊等策略，釋放空間與勞力，建構地方的自主能力。

姑且不論台灣政府對地方創生的理解與執行，「創生」的視角，放在農會同樣具有潛力。美濃農業成功的關鍵，農會正是幕後推手之一，比起許多農會「拼信貸」，美濃農會轉而「拼產銷」。藉由健全推廣股職能，透過品牌打造、妥善利用外部資源，與農民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推廣友善農業時，策略明確由「正確用藥」開始，逐步調整農民的觀念，更爲了第一線了解產地的動態，帶領農民凌晨北上台北農產公司，直接向拍賣員了解市場情報，帶回產地同步調整。另外，有名的白玉蘿蔔節，除了設計環節，幾乎全部由對農產品最熟悉的農會職員一手籌備，不需要假手公關公司。

健康穩定的農會體系，可以穩定農業產銷，美濃農會做到了。這個成功案例是否有台灣其他農會運作的借鑑之處？農會在台灣有其特殊的角色，有一定資材資本，若在既有生產網絡中持續進步，就能夠穩定農村社會。

連結到台灣多元族裔及農村關懷

城鄉所今年實習課跨出了勇敢的步伐，將實習基地放在遠離台北的苗栗三灣、苑裡，我們希望持續保持開拓的精神，藉由同學到南部的計畫，感受與北部客家聚落（三灣）不同的空間體驗，也能看見不同族群在台灣的生活現場（美濃的客家人與滇緬孤軍聚落）。對我來說，台灣民主化後的論述，較集中在都市中產精英的範疇，也有明顯的世代斷裂，以致於許多人不能理解「發大財」，為什麼對部分勞工、農漁民這麼有吸引力，同樣我們對農村地區的運作邏輯、農會運作感受到陌生，甚至產生許多的標籤與污名。

城鄉美濃田野工作隊只是開始，希望更多的城鄉所夥伴，一同投入認識台灣的農村。呼應王志弘老師的話：「全島做有機，有機救台灣，讓農學院變台灣第一學府」，雖然這是老師幽默的烏托邦，然而對更美好生活環境的追尋，我們仍可以從與土地最親近的農業開始，嘗試回應農村面臨的種種課題，追求台灣社會永續的環境、公義的社會、多元文化的理解。





里山倡議中的三生 生產、生活、生態

里山倡議是日本於2010年提出的概念，其核心理念為謀求生物多樣性與資源永續利用之間的平衡，場域為不同的農村地景和周邊環境所構成的複合式「馬賽克鑲嵌」農村生態地景，其願景在於實現社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但並不表示忽略了社會的經濟活動，亦即同時關照社會、自然及產業的地景，也因此被稱為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SEPL)；而里山倡議中由社會和自然鑲嵌所形成的模式，放到台灣又是如何？

注重社會、自然和產業的里山倡議，在台灣其實也有與之對應的概念，即為社區營造和都市規劃中常常提到的「三生」概念，那三生究竟是甚麼？其實就是對應著「社會」、「自然」和「產業」三個層面的「生活」、「生態」以及「生產」。「生活」為在地社群的互動網絡；「生態」為在地的自然資源；「生產」為人類創造利益產物的活動。

三生的概念除了涵蓋經濟、文化和自然三個層面，在彼此的關係也是相互影響、彼此鑲嵌，從「生態」的自然資源之中得到「生產」的利益，而「生產」所得的利益可支持居民的「生活」，同時居民的「生活」依循著自然環境而生，亦即和「生態」面向共處，若今天把三生的概念放進美濃，又會是甚麼樣子？

美濃農業地景的形塑— 從保價菸葉到冬季裡作

當你走進70年代冬季的美濃，迎面而來的是菸葉磨擦產生的刷刷聲及薰烤菸葉的陣陣煙燻味。日本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於1939年將菸葉納入專賣制度，更

制定〈菸草耕作獎勵規程〉鼓勵農民耕種，至此開始到民國時期的菸酒公賣局(後來的台灣菸酒公司)的保價收購制度，於1970年代達到巔峰，種植面積近乎1.2萬公頃。而隨著全球貿易的時代來臨，1987年開放洋菸進口、2002年加入WTO及2008年保價制度取消，菸業受到生產成本高昂及洋菸削價競爭的挑戰，最終於2017年的冬季，台灣菸酒公司與菸農進行最後一次的契作收購，菸業正式走入台灣的農業歷史。

2019年冬季再次踏入美濃，看到的是密集採收白玉蘿蔔的農民、網室裡閃亮亮的橙蜜香小番茄、各種短期蔬菜與型態不一的香蕉、芭樂、木瓜、檸檬、椰子、檳榔...等果樹，原本的菸葉耕種(水稻一期、水稻二期、菸葉三期)轉為冬季「裡作」模式(水稻一期、休耕綠肥、裡作三期)，美濃的三生面向跟著轉變：

生產面：

菸葉與水稻輪作→各種作物與水稻輪作／農民集體耕種→農民各自生產／菸葉種植團體(交工)→農會產銷班／政府管制種植→農民選擇種植／保價收購→市場機制／菸酒公賣局→農會／特定生產空間(菸樓)→多樣生產空間

生活面：

村民頻繁交流(交工)→親友交流／生活生產空間交疊→生產空間獨立／生活節奏相近→生活節奏差異／實際接觸→網絡平台交流

生態面：

簡單環境→多元環境／短暫性棲地→長期性棲地增加(果園)／單種農藥→多種農藥化肥交錯使用

美濃從單一集體生產轉為種植空間豐富、時間長短交錯的多元農業地景，新型態的農村網絡逐漸成形，而美濃的這場產業轉型是如何獲得初步勝利？可從物理環境與菸業經濟兩個層面來談：

一、物理環境：

1. 地力肥沃-美濃東北往西南低的地勢屬山區平坦的沖積平原，土壤肥沃。
2. 氣候溫暖-北回歸線以南得以行三期農作。
3. 灌排完整且分離-日治時期建立完善的水圳系統，完整遍佈荖濃溪水頭至水尾的農地，且灌排分離的規劃使灌溉水及汙水區隔，水源乾淨。

二、菸業經濟：

1. 菸葉早期的穩定收入-保價收購下，菸農有穩定且高的收入；近年菸葉結束後，普遍家庭多已脫貧，經濟壓力小且有足夠資本度過轉型期。
2. 不斷延長的退場機制-嘗試轉型的農民多為40~70的中壯年返家青農，而上一輩的老菸農從2002年開始抗爭菸葉收購的退場，至2017年才完全結束，這期間爭取到的十餘年仍有穩定菸葉收入，成為支持年輕一輩轉型的經濟依靠。
3. 人力維持-50~70年代創造雄厚的菸葉經濟，以此基礎得以支持農村子弟的升學及創業，翻轉階級；菸葉結束的時間點剛好碰上此階級翻轉人士的退休返鄉潮，經濟壓力小、擁有土地且受傳統客家耕種觀念影響下，這群人成為目前美濃的耕種主力。

結語： 馬賽克鑲嵌的「農業斑塊」地景

隨著市場貿易自由化及社會對農產品需求的改變，農業生產從早期均質的種植環境轉變為單元獨立種植的「農業斑塊」，其現象是指農田從單一的作物生產變為多樣性的作物組合，此現象影響了農村地景的生產結構、生活文化與生態環境。

近年受到大力宣揚的里山倡議主要提倡人的生產生活空間與自然環境互相交錯融合形成「馬賽克鑲嵌」地景，進而發展出永續的土地使用價值；美濃的耕種模式中，特別以第三期的裡作為農民創造主要收入，其耕種理念包含了第一期水稻得以養地並淹殺蟲卵，第二期種植綠肥使地力提升，前兩階段作為事前準備，最終使第三期裡作得以達到最大經濟效益。因應全球化提出反思的里山倡議與面對產業轉型挑戰的裡作耕種，兩者的空間概念巧妙的融合於美濃的農業地景中，形成「馬賽克鑲嵌的農業斑塊」地景。

美濃作為台灣農業轉型的範例，90年代至今逾三十年的過程中，農民展現了對土地的執著與韌性，跳脫全球化下的議題框架與在地產業的衰敗命運，赤腳步步的擾動田坵，我庄動身！

註解：冬季裡作：北回歸線以南的台灣農田屬一年三穫的地區，前兩期正逢春夏兩季氣候溫和但不穩定且病蟲害眾多的時節，故多種植水稻或休耕以降低損害並培養地力；而第三期為氣候溫和、穩定的秋冬兩季，此時的各種短期經濟作物，像是蘿蔔、紅豆、敏豆、番茄等等蔬果類，稱為秋冬「裡作」。



有競爭力的農業部門及其治理模式如何打造？
為何不能簡單地靠制度移植達成？
美濃是如何成功地轉型，以及未來的路徑會如何的發展？

在大學時期，本人參與了教授在農委會所主持之農業經營專區評鑑，該計畫是農委會作為農業結構轉型及創新經營之重要計畫，而農會在台灣農業發展脈絡下，身為地方農業發展之重要關鍵者，自然成為該計畫之重要執行者與被評鑑對象。在評鑑會議中，可以看到許多地方農會所輔導下的農業經營專區缺乏可見成果，有的是因為本身便無發展及創新能力，而有的則可以在報告中看出是本身體制的疲乏，從而缺乏進行農業轉型根本的動力。但在準公務環境及農產業龐大結構積弊已久的情況下，部分地方之經營專區仍得有優異表現，而美濃更是在其中一支獨秀！究竟是甚麼力量，讓美濃的農業可以有如此耀眼的表現？更有甚者，認為農業轉型「美濃可以，台灣才行」。對於這個答案的追求，讓我不加思索地答應了研究所夥伴號召前往美濃進行觀察的邀約……

農會的關鍵角色

全台灣各鄉鎮農業所面臨到挑戰大致皆有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力老化與成本提高及環境意識抬頭等因素。在此邏輯下，政府有許

多幫助農業生產與轉型之政策，例如休閒農業輔導、有機與綠色農業資材補助等，但各地農地利用情形仍有些許關鍵差異，像是一地的地形、水文與人文歷史等，這些微小差異則造成鉅大的不同，是固化的政策無法因應的。在美濃，有自身高濃度的客家文化與菸葉涉及產業轉型正義的脈絡，在農委會全台性正式規則的政策下無法顧及，而美濃仍能良好發展與創新，本文此行觀察結果發現，便是依靠農會此一靈活的混合式組織，掌握非正式關係及其健全的治理。

學者廖坤榮即認為農會重要性，是身為政府之「政策代理人」角色，而成為台灣農村發展的實際政策執行者。所謂代理人，相較於受委託方與第三人間的認識，分別更加認識受委託方與第三人，在本案例中的體現，便是指政府政策與當地民眾間認識不足，依靠美濃農會作為雙方中介。受政府委託，農會協助政府政策與正式規則彈性地滲入非正式的民間空間與網絡，例如美濃農會願意替農民承擔繁冗的文書過程，使農民簡便的取得有機資材，無疑是幫助農村可以穩健面對新世紀農業挑戰的要角。惟為何農會遍布

全台，卻無法皆如美濃農會在當地所發揮如此效果？

不同於一般農會推廣股的編制多在五人以下，將業務重心放在金融業務部門，美濃的推廣股人數多達十人，並且不倚賴活動公關公司行銷，而選擇以自己的力量進行農產品種植的戰略規劃，籌辦白玉蘿蔔季，使得蘿蔔田，產值得以躍昇數倍……，此等心力付出，在中央政府的數字與地方感受上皆有目共睹。之所以使美濃農會願意這般付出的根本原因，很明顯並非來自制度性獎勵、獎金或表揚，而是來自農會職員的熱情與地方社會資本的充席。

美濃路徑的契機

有研究認為美濃產業轉型關鍵是來自面對WTO挑戰的成功，或許就外顯成果來說實是如此，惟本觀察認為究其根本，這顆種子尚需上溯至民國80年代的反水庫運動。關於反水庫運動的關鍵成因之一是強烈的地方認同與動員已無需贅述，重點是這個種子成功的凝聚了美濃的人們，使美濃在未來面對關稅自由化的挑戰，得以進行結構性的改革，跳出原本難以改變的傳統農業歷史發展。

歷史抉擇點與時間累積的影響到底多大？有持新古典經濟學論者認為市場終究會自動朝最有效率的方式演變，但如此如何解釋許多無效率的土地使用與交易方式正在這個世界繼續的使用？路徑相依是改革往往難以推行的原因。由於邊際效益的遞增，使得改變的成本越來越高，造成人們越來越難以更改無效率舊習。例如我們現今所使用的QWER鍵盤配置即是，在此配置上打字，其實相當無效率，但如今全球無數的鍵盤已經使用數十載，並且已延伸至手機及其他載體的輸入裝置，縱有人提出更可以符合人體工學或效率的鍵盤配置，也無法成功推行。雖然看似無傷大雅，但就全世界的角度而言，字裡行間正無時無刻消耗著龐大的成本，而要改變此情形，需要耗費的成本又難以想像的高，故沒有人可以成功改革。一個城市的規

模或產業往往也是此情形，舊農業典範已經建立，產業結構與慣有地用模式也相當穩固，要在舊有基礎上發展相當容易並且迅速，如果要談改變，縱使對永續發展有益，但當下人們會相當難以接受這個陣痛，例如對於一夕之間要求菸葉的轉作，資材、基礎設施和知識都要重新建立，理所當然令人難以接受。而美濃由於有過去反水庫運動的凝聚，使得貿易自由化的挑戰被充足的社會資本投入心力，而轉化成跳脫舊有產業模式路徑依賴的契機，克服巨大的改革成本成功的轉型創新。

要跳脫發展並非一定要依靠開發反對運動，但反對運動相當容易凝聚地方共識，從而進行社會資本的累積；並且也並非有了反對運動後，就能引起後續改革的漣漪，這需要相當依靠關鍵人士努力的經營。在林務局今年舉辦的「臺日山村產業六級化國際研討會」中，金科哲便表示過往的地方，的確相當仰賴一個願意為地方開啟不同契機的關鍵人物，美濃的轉型契機也很大原因可以歸功於關鍵人士的努力，但關鍵人物意即少數，如果日漸安逸的生活，讓美濃未來缺少了願意為土地付出的關鍵人物呢？因此除非人系統，例如制度、地方知識和技術的完善，所提供關鍵人士對於轉型的支持外，未來地方培力人才的養成相當重要。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在經歷了水庫興建與自由貿易衝擊等挑戰後，美濃必然不會因此順遂。若我們認知到自己對於月光山的渺小，也會領悟到必須懷抱的謙虛；雖然目前依賴的道路看似康莊，在遠方的路徑上一定還會需要修正。未來如果我們缺乏反對事件時，該如何繼續累積地方的動能不被逐漸安逸的日子消耗，以及找到下次的轉型契機？並且，我們也不希望不幸的事在美濃平原發生。

建構屬於美濃自己的論述或許是一個辦法凝聚地方。有地方人士認為風水或許可以幫助建構美濃論述，惟本文對此持保留態度。若是為了建立族群的意象、對外界的包裝，這尚可是個辦法，但若是想做長久的發展，必須確認風水的內涵，以及美濃的風水觀是否有獨到之處，否則將面臨內容的空泛挑戰，而使外界甚或自身產生懷疑。不過的確，由於風水作為漢人的一種空間實踐方式，處理的是更多人們的心理層面，以此作為較感性的大纛相信可以得到不少的號召。

除此之外，對於地方創生政策，本文不抱有太大期望。目前政府對於此概念缺乏本質性的理解，遑論欲使地方以此作為操作。在此並非排斥由下而上的地方營造倡議，而是認為在援引外國新興制度時，應該清楚了解該制度在當地的脈絡及相關思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C. North, 1920)，便曾提出一個經濟發展史的重要疑問：制度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為何在經濟上的落後國家無法透過仿效富裕國家制度直接打造良好的經濟體質？前文提到之路徑相依便是重要原因，地方創生在日本有其獨特的歷史路徑，如果不加以仔細爬梳台灣歷史路徑的異同，將會發生不小的問題，屆時又造成不良路徑的難以改革。

若風水論與地方創生皆非維持並累積地方社會資本的長久之計，那美濃未來較佳的路徑又該如何發展？很抱歉，本文並沒有辦法提出客觀的對策，只能提出一個切入點，那便是規劃者的引導。醫生不能找蒙古大夫，規劃者也不能病急亂投醫。一個可以幫助地方找到未來的規劃師並非需要任何空間專業訓練，也並非需要任何相關證照與認證，他可以是當地的團體或自然人，重點是其角色應該幫助地方在資訊透明、公開的情況下，並且有能力以有冒險性、教育性、民主地幫助在地思考某些細緻的基本社會問題，例如美濃該不該成立自然國家公園？這位規劃者甚至還不必知

道什麼對大家最好，可避自身帶入原本的意識而淪為為自己意識形態倡議的利益團體。利益團體並沒有不好，但其角色是在為自己的價值奮鬥，而非如同規劃者在黑暗中引領人們共同找尋答案。

道不遠人，人不遠道

文末，在此次的觀察嘗試指辨出美濃一些課題。政府在農村政策代理人除農會外，尚有農田水利會。代理人除了可以幫助正式規則彈性運作外，也可能有其尋租空間，要消除大家的疑慮，便是透過公開與更加透明的運作，歡迎社區的共治理。目前水利會進行許多水泥化溝圳的過程，在生態景觀上造成嚴重的地景切割，此舉或許有其論點，但若如此便需要向利益關係人解說與協調，而非單純產權的擁有者。上善若水，農田水利會已不再是過去較為冰冷之公法人，期能將活水引入公共治理的場域，打造社區的和諧。另外，美濃農業人口與農地眾多，即便是市街地區，許多問題都牽涉自然資源的管理，如果我們在意的不僅是產業，還有這塊土地的萬物與人的關係，未來不論公私部門，在許多項目規劃期都宜加入利益關係人分析與更多公眾參與的縫隙，透過彼此的關係與利益的坦承，雖然不能消弭痛苦，但可以諒解。

從小生長在前鎮區，對於美濃，我只覺得是戶外教學去參訪以及周休時的後花園，感謝此行，讓我發現到了我在左營的阿婆原來是南隆人。若問及我對於美濃未來的路徑想像，我想答案在美濃觀察的最後一天清晨——當天，我見到了美濃的典型地景，如果說空間即是社會，我便透過此景便是看到了美濃勤奮與不貪求的社會和其哲學——地盡其利與量力而為。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民國83年起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希望凝聚社區意識，發揚其固有的自然、生活文化等，以建立「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促進經濟復甦，並以此推廣觀光事業（2006，曹東月）。2002年中央政府延續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同時也為因應台灣加入WTO後對地方產業的衝擊提出了「挑戰2008：六年發展重點計畫」。計畫中提出了產業文化化模式：「結合當地農產業、自然景觀及地區人文特色，發掘地方上具發潛力之產業，作為發展的重點，使文化能與生活、生產相結合，建立區域性產業文化的特色，促進地區的發展，並建構人文、產業、休閒及生態兼備的新農村。」在「產業文化化」的思潮下，白玉蘿蔔產業從輔導轉作生產、產品通路、體驗型休閒農業、節慶技術的包裝，成為一個成功的經典範型。



圖一：2019年白玉蘿蔔季活動照片。

圖片來源：賴彥安攝影。

白玉蘿蔔成為美濃地區秋冬季主要作物之一的因素來自於菸葉種植的式微。過去美濃有「菸葉王國」的美譽，是台灣四大菸業種植區之一。隨著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菸酒公賣局改制為菸酒公司，菸葉種植從許可制度改為契作制，受到進口菸葉的競爭，本土農民的實質收入降低。同時配合整體國家的政策，2017年菸酒公司收購最後一批菸葉，台灣菸葉產業正

式落幕。各式的長短期作物跟隨著市場自由化的腳步在美濃地區進行農業轉型工程。其中秋季短期作物白玉蘿蔔原本為菸田、稻田的配角，由於只有四十多天的成長期，低成本、易生長、低勞動力等特性，成為地方農會看中的潛力作物之一，積極的向農民推廣種植，以補足農民在冬季的收入。為了鼓勵農民種植白玉蘿蔔，2006年替美濃小蘿蔔命名「白玉蘿蔔」的溫仲良（今美濃農村田野學會理事）與所屬的NPO和農會合作舉辦了首屆的白玉蘿蔔季，讓白玉蘿蔔成為美濃自有品牌之路就此展開。



圖二：2019年白玉蘿蔔季活動照片。

圖片來源：美濃區農會粉絲專頁。

白玉蘿蔔季自2006年起開始舉辦，由高雄縣美濃鎮農會推廣股負責執行。2008年為完善活動，美濃農會更與農民產銷班簽訂契約承租蘿蔔田，收成時期可提供給觀光客體驗拔蘿蔔的樂趣。歷經於農民搶種與氣候因素，2010年的白玉蘿蔔產量大增價格崩跌，因此2011年起推動種植登記制度，以控制種源的方式，來確保美濃地區生產價格的穩定；2012年美濃農會推動民眾認股白玉蘿蔔產地的制度，由消費者共組股東會，配合收成時期到產地拔蘿蔔的體驗型農業旅遊，每年的各股價格與秒殺名額都成為十月農業相關的新聞話題。由於白玉蘿蔔走紅，有超商內打著白玉蘿蔔名號販賣關東煮，實際上卻是來自中國大蘿蔔，因

此美濃區農會2014年將「白玉蘿蔔」註冊成為商標，只有美濃地區種植的日本朝陽早生種小蘿蔔才能使用「白玉蘿蔔」商標名稱，以保護美濃白玉蘿蔔的品牌價值。2016年白玉蘿蔔季承接來自客委會的補助委由區公所主辦，而美濃區農會轉而舉辦了首屆的好豆季，以白玉蘿蔔季成功的經驗試圖複製到過去在美濃有相當大種植面積的毛豆。2017年白玉蘿蔔季的主辦權旋即回歸美濃區農會，並併入毛豆季增加活動的多元性。近三年，以地方產業市集與拔蘿蔔體驗為主體活動的白玉蘿蔔還有好豆季，也有農具機暨綠色資材展提供觀光客參觀，同時建立農民友善耕作的概念，讓土地得以永續發展。

翁清輝（圖三左一）擔任農會推廣股長時催生了首屆白玉蘿蔔季，2009年接任農會總幹事至今已連任三屆，與現任推廣股長超過鍾雅倫搭配近十年。白玉蘿蔔季能夠延續下去的關鍵因素之一歸功於農會穩定的權力和人事結構，讓具有延續性的政策推動以及多元性的行銷通路成功塑造話題，使得白玉蘿蔔季在2016年成為客庄十二大節慶之一的殊榮。這個至今舉辦十四個年頭的活動不僅是「地方產業文化化」的節慶代表，也成為美濃農會在維繫與農民間的合作以及建立全國知名度的外顯戰績。



圖二：2019年白玉蘿蔔季活動照片。
圖片來源：美濃區農會粉絲專頁。

白玉蘿蔔還有好豆季開幕儀式是政治人物對觀光客與在地農民重要的展演途徑，政治人物的出席層級，也代表著活動對於政府的重視程度，在2017年以前白玉蘿蔔季開幕儀式以區域立委與地方政府的首

長、一級主管為出席致詞的代表人物。隨著高雄市政府權力核心人物移轉至中央政府就職，開幕儀式參與層級隨之提高。2018年，前高雄市長暨時任總統府祕書長陳菊、農委會主委林聰賢、客委會主委李永得、高雄市代理市長許立明皆出席了開幕儀式，除此之外，時任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誤稱白玉蘿蔔為「白玉苦瓜」，使白玉蘿蔔季在九合一大選前躍升為電視媒體爭相報導的熱門活動。2019年，中央政府參與代表人有時任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圖四右五）、立法委員邱議瑩（圖四左五）、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圖四右四）等人，地方政府則有高雄市政府副市長陳雄文、朱信強議員等人參與開幕儀式。從過去僅由地方政府人物參與到近兩年由中央政府代表人物領銜白玉蘿蔔季的開幕儀式，此一轉變刻畫出白玉蘿蔔季活動在政治意涵上的代表性愈趨重要。



圖三：2019年白玉蘿蔔季貴賓合照。
圖片來源：美濃區農會粉絲專頁。

參考資料：

- 1.我們的島第898集_後菸葉時代的希望，2017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BUIm-nESjc>。
- 2.地方文化觀光產業發展之研究_以台北市二格山系休閒空間為例，曹東月，2006年。
- 3.農特產品結合在地文化觀光行銷之發展_以美濃白玉蘿蔔為例，陳運星、鍾美梅、施百俊，2014年。
- 4.創業精神與社區發展_開創觀點下返鄉青年創業歷程探究，林慧音，2016年。
- 5.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台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描與理論初探，吳鄭重，王伯仁，2011年。

美濃農會的綠色農業資材中心在今年三月成立，經營迄今已逾半年。原先為倉庫的空間經改造後，劃分出綠色農業資材區、肥料資材區、植物診所、慣行農法農藥區、行政辦公區與會議交流區，提供農友們採購和諮詢服務。

接待我們一行人的推廣部主任鍾雅倫，特別為大家介紹入口處旁的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有機及友善環境補助專區。近年，政府有諸多引導農民用友善有機耕作的措施，但因補助取得不易、驗證繁瑣又申請過程冗長，一來一往中相當消耗農民欲改做友善耕作的積極態度。且過去曾有以低價買入補助的資材後，再提高價格轉賣之情形。因此，補助要如何才能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是持續要面對的課題。

美濃農會針對上述購買友善資材提出了簡易的流程，只要農民持休耕申報的紅單證明，就可以馬上購得有補助的品項，另外，綠色農業資材中心亦設置了得來速服務窗口，農民不必下車就可以採購，這些措施都大幅增加了便利性。中心開幕超過半年，鍾主任表示在美濃地區的友善耕作也推行有成，目前綠色農業資材中心的友善耕作資材已和慣行農法品項有相當的營業額。

過去，植病知識體系並不存在於傳統的農業知識體系中，因此像是綠色農業資材中心的成立和推行利用環境友善資材防堵病蟲害的過程中，會產生新的典範知識轉移，又可視為耕作技術的轉型正義，並且確保農民在轉做友善環境耕作過程中不會被訛詐，進而建立起健全的植物醫生制度。目前美濃綠色農業資材中心植物診所內雖然只有兩位年輕的植物醫生，但其背後有許多來自嘉義大學農試所、高雄農改場等地的指導老師在支撐。秉持長期陪伴輔導的精神，讓美濃農業朝向更友善環境的道路邁進。

高雄農業局與美濃農會如何協助青農返鄉及為農友打造、行銷其品牌

綠色農業資材區內，有一個角落擺放了農業、園藝等相關刊物，其中由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所發行的《型農本色》封面特別吸引目光，把農友與他們的產品拍攝得如同明星一般，內文有動人的品牌故事、以在地食材編寫食譜還有農產行銷策略指南等等，讓人仿若在閱讀生活風格雜誌。「型農」概念的推行早於「青農」之前，型農所指稱的是帶有各類專長與歷練的返鄉務農青年，讓農業更加多元發展、價值提升。那麼對於沒有農業知識背景的返鄉青農呢？

美濃農會發現返鄉投入耕作的青年們，許多因為剛起步，所以不知道要種什麼好。因此，相關的資材需求、資金技術、怎麼轉作等知識，在綠色農業資材中心都可以獲取和諮詢，農會也羅列了美濃區主要作物耕作曆、作物的資材需求表讓農友們一目瞭然。

另外，美濃農會每年也都會印製農民曆，內容包含大量的農作知識與訪談。推廣部鍾主任表示，美濃的農民非常熱愛閱讀，並且會針對其中內容相互討論，改良其耕作方式。

美濃農會除了知識與技術上提供農民協助，另外還特別為美濃農產品設計統一的紙箱包裝。鍾主任表示，如此一來，在偌大的北農拍賣場中，遠遠的就能一眼辨識出來自美濃的產品。但並不是一開始就直接使用統一紙箱，而是各種作物的品質提升到一定水平，才能一起做紙箱。幾週後，我們在參訪北農的過程中也確實在廣大的拍賣場上看見了裝載著美濃農產、一眼就能認出的精美紙箱。著實直擊了產地至消費端的過程，也看見美濃農產品品牌設計的成功。



圖上：美濃農會集貨場與推廣部鍾主任；圖下：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有機及友善環境補助專區。攝影：林玟君。



為了兼顧食安及生態，農委會防檢局於2016年啟動專職實習植物醫師駐診基層農會的理念，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聘請了兩位「植物醫生」高佩琳及宋昭鴻進駐美濃農會，協助農民診斷作物的病蟲害，期許以正確的防治方式，輔導農民合理用藥。

美濃地區是橙蜜香番茄的重要產區，每年的十二月至隔年的三月是主要的採收期，農友廖小姐正在田裡忙碌著：「早期我的番茄陸續會有芯尾萎凋的症狀，可是不曉得是什麼病；雖然很多農藥行的販售人員具有執照，但也不見得可以精準的判斷病因，只好派一堆「大補帖」讓農民帶回去，反正噴就對了。」病蟲害防治不應僅是依經驗投藥，診斷病害的發生必須由作物栽培環境、栽培管理方式、作物生長情形以及病原菌的診斷著手，如此才能降低農損，提升品質「一般進到田間會先了解作物的灌溉方式及前期種植的作物，同時協助農民將土壤拿去改良場做檢驗，並採集植物的病株至實驗室進行病原鑑定，最後確診為番茄青枯病。」植物醫生宋昭鴻巡視著田間番茄的生長情況：「青枯病是一種經由土壤傳播的細菌性病害，已經感染的病株無法藉由化學農藥治癒，僅能透過土壤的消毒來防止擴散。」



圖一：藉由土壤的消毒，已有效地控制青枯病的發生。

攝影：蕭芳仔。

我的植物生病了嗎？當植物出現生長不正常的現象時，多數農民大多會思考「它得了什麼病？」但事實上多數之植物不正常並非源於病害，而是來自環境因子不適或是長期的生理障礙。退休後的邱先生回到老家美濃種植香蕉，由於土壤質地屬砂質土，不利於香蕉吸收生長所需要的鈣元素，造成心葉葉片扭曲成尖細的穗狀「一開始我以為是線蟲，連藥都買好了呢！」邱先生說道。



圖二：在植物醫生的建議下，邱先生透過葉面噴施鈣肥改善了香蕉的生理障礙。攝影：蕭芳仔。

隨著健康飲食和環境友善的觀念興起，「有機農法」的意識抬頭，施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的「慣行農法」也開始備受檢驗，然而在大力推行友善耕作的美濃平原上，實行有機農法的農民其實還是不多。除了有機農產品的驗證十分嚴格之外，臺灣的氣候一年四季都很適合各種病蟲害的發生蔓延「面對病蟲害的威脅，有機農業能選擇的資材十分稀少，且效果也沒有一般的化學農藥好」高佩琳說道，另外有機資材的單價也比較高，無論是技術成本、產品效果或是管理上耗費的心力，都是在第一線的農民所必須承擔的。「每個作物會有不同的生長期，通常我們會建議農民在前期可採用化學農藥，提供農藥充足的代謝時間，採收期則

使用無毒友善的資材，兩者搭配使用，精準用藥，除了可以進一步達到化學農藥減量之外，對農民來說也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宋昭鴻進一步補充。

植物醫生進駐美濃農會至今已過了三年的時間，與當地的許多農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但安全用藥的推廣和應用還是有其侷限「美濃地區的農民大致可分為老農、青農以及退休後返鄉的農友，大部分會來尋求協助的還是以青農和退休後返鄉的農友為主」宋昭鴻說道，「我們這裡有很多的資源，但還是要靠農民主動的尋問才有辦法提供協助」除此之外，植物保護工作的首要原則應為「預防重於治療」，但農民往往是發現病徵的時候才來求助，通常已經為時已晚。



圖三：植物醫生宋昭鴻協助農友診斷番茄病害。
攝影：蕭芳仔。

今年三月，為了擴大友善耕作的推廣與輔導，美濃農會將老舊的倉庫變身為「綠色農業資材中心」，除了提供優質的有機質肥料、微生物製劑外，並設立「植物診所」，期盼「一分地減一瓶藥」可以成為美濃農會未來發展的目標，而此目標的達成仰賴植物醫生在其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然而美濃的農地管理需要建構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系統來協助病蟲害防治整合進入農作物的栽培體系，並進一步建構農村生態地景？也是未來美濃友善農業可以努力的方向。



圖四：美濃農會成立綠色農業資材中心，販賣各種友善資材。
攝影：蕭芳仔。

在這一趟美濃踏訪中，我們除了踏入了大家印象中的美濃以外，也到了荖濃溪河畔，美濃與屏東里港的邊界。有四個聚落坐落於此，分別為信國一村、成功二村、定遠三村與精忠四村，其中信國與定遠位於里港，成功與精忠則位於美濃。此地的居民是當初國共內戰時自雲南撤守自泰滇緬一帶的游擊孤軍，他們的原鄉多來自來自雲南以及四川和廣西等等地區，並生活金三角一帶。因為緬甸與泰國政府向聯合國的抗議下，國民黨政府於民國42年、50年利用「國雷專案」兩次撤軍將游擊軍遣送至台，依階級身分與家戶人口數等條件分配以義民身分安置於桃園忠貞新村以及退輔會所屬的南投清境、高雄吉祥與屏東隘寮等三農場內拓墾生活，這四個聚落就是由高雄農場所管轄。四村雖然由同一個農場所管轄，但分別位於高雄市美濃區與屏東縣里港鄉，因為四村的人口少也讓行政單位與政治人物都沒有關照這個區域，行政資源也就不易進入四村。

因為河砂地難以開墾，農地貧脊，土裡有非常多的大小石頭以及砂石，必須辛苦的搬運石頭以及客土才能進行耕作；另居民原本的生活習慣因雲南與金三角一帶為高低起伏大的山地地形，是以採集放牧為主；而非以農耕為主，因此遷移到荖濃溪河畔定居後，對於生活的地形地貌改變，不擅長耕作以及河砂地不意耕作等原因，使農地無法生產出相對應的作物產量。過去居民甚至會將這一些土地拿來做為放牧使用，當時美濃人看到他們使用土地的方式覺得四村的居民不願耕作，也用歧視性的語言稱他們為螞蟻胞，義胞的諧音，產生了美濃人與四村人深深的隔閡。

長期以來這些土地無法有良好的農業經濟效益，而大部分的滇緬二代仍抱著想回到家鄉的想法，四村內也少有收入穩定的工作，多數人都離鄉背井到外地就業打拼，因此有金錢需求時，便將農地出售。1994年

政府開始禁採河砂的政策，位於荖濃溪旁的土地原本也是河川地，砂石資源豐富，許多業者將重心轉移到了四村周遭的農地進行開採，造成了大量的農地成為砂石坑的現象。砂石廠因洗砂完的廢土（水尾土）無處堆放，也剛好可以填補被盜挖的農地，且目前盜挖國土取締嚴格，農地只要有窟窿就可能被查，因此在盜採砂石之前業者會先確定有可以回填的土才敢挖。水尾土外，另一種常見於「回填」坑洞的是各種廢棄物，舉凡一般的生活家用垃圾、營建廢土、廢爐渣，甚至是醫療廢棄物，砂石車能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棄置，當地居民防不勝防。



圖：荖濃溪畔的砂石場。攝影：賴彥安。



圖：砂石車與砂石坑湖圖。攝影：賴彥安。

現在此區域出現了许多中、大型的砂石坑，有的甚至為占地八甲、六甲的砂石坑，目前現況僅能看到

其為湖的景況，而當地地下水位較高，地下水、伏流水容易與這一些砂石坑內的地表水交換，進而將廢棄物、廢土的有毒物質帶入地下水內，進而往下游流至高雄市區，雖然仍會透過自來水淨水場的過濾，但對於高雄市民的用水品質還是有一定的疑慮。因為信國四村長期受到砂石揚塵汙染，且盜挖農地、非法傾倒廢棄物的情況越來越多，為全台灣盜挖農地面積最大的地方。

在美濃農村田野學會與四個村的社區發展協會、其他關心地方人士的號召之下，組織四村的居民成立了巡守隊，首要之務為避免廢棄物增加，找出常被傾倒廢棄物的地方作為汙染熱點，連線進行巡邏，避免有心人士趁著月黑風高之時傾倒廢棄物。除此之外，巡守隊對於社區內的治安與居民之間的凝聚力也有其正面效應，巡守隊隊名為「荖濃溪國雷巡守隊」。巡守隊形成的重要意義為社區居民將地方認同投入實踐，除了對於非法廢棄物傾倒行為進行巡邏外，也對於社區進行改造，包括多元族群彩繪牆、社區文物館、公園與計畫道路的改善以及導覽告示牌等等；也因為四個村落的凝聚，讓居民有更多的合作可能性，將過去生活所熟知的滇緬文化透過美食文化推廣活動與水資源保育巡守的活動展現，讓外地人更了解居民過去在泰緬滇生活與目前在荖濃溪河畔居住的日常與文化。



圖：信國社區文物館。攝影：賴彥安。

文/碩士班108級 李冠霈

大地震與塗鴉客

2011年2月22日，位於紐西蘭南島的第一大城市——基督城歷經一場芮氏規模6.3的地震，基督城各區都有災情，但死亡人口全部集中在市中心。相較於前一年（2010年）9月規模7.4的強震僅有兩人重傷，本次地震規模強度雖較低，卻因發生於人潮聚集在市中心的工作日，加上市區中某棟不符合法規定的建築物，以至於本次災難185人死亡及數百人受傷中，有近180條人命都隨著該棟建物倒塌而埋入塵土，亦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去年（2019年）2月我造訪基督城，這是大地震後的第8年。市區部分建物已重建，惟仍有多處尚待整修的斷垣殘壁。在基督城市區、延伸至東北部的New Brighton、東南部的Lyttelton等地，多處尚未整修的建物牆面上有大型的塗鴉創作。當地居民表示，大地震後許多街頭塗鴉者為使城市增添生氣，會特別在倒塌未修復的建物創作塗鴉。隨著此類塗鴉者愈來愈多，他們組織、串聯、與私人建物所有權人溝通協調，創造多處串聯的大型塗鴉，當地政府也開始以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市中心為主，計畫性地邀請街頭塗鴉客、藝術家們在斷垣殘壁或重建為停車場的圍牆或新建築物牆面上作畫。

我在 New Brighton 街區尋找各類塗鴉時，遇到兩位正在創作的少年。他們表示在此區域塗鴉已有一段時間，塗鴉者之間有個默契，會讓每個人的作品完整呈現大約一個月左右，其他塗鴉者才會再於牆面上覆蓋創作，這是對他人創作的尊重，這樣的默契已經行之有年。大地震後，當地政府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管道，開始「邀請」塗鴉者為所有的斷垣殘壁上色，在已經無法使用、居住，卻尚未整修的建物上進行創作，連結建物與這個地方的記憶，期待藉由創作來修復城市

被摧毀後的殘破，少年們表示雖然一開始使自主地隨興塗鴉，但現在的他們卻是「被邀請」來進行創作的。



圖1：New Brighton街區一隅，正在為地震後的斷垣殘壁添色彩的塗鴉少年們。／李冠霈攝

在 New Brighton 的街區行走，可以看見許多與地震重建相關的街頭塗鴉。像是Point Break Backpackers & cafe牆上的畫，就是感謝所有於地震後重建基督城的勞動者，並寫著「感謝參與所有重建基督城（2011年大地震後）修復工作的人，也感謝前來Point Break、活絡當地生氣與經濟的背包客們。」

距離背包客棧幾個街區的社會發展部辦事處外牆也有呼應時事的兩個塗鴉。其中一個是將前任教育部長畫成毛毛蟲的身形，並啃食著象徵校舍的房子，隱喻她曾蠶食整個教育系統的資源；當地民眾表示，紐西蘭的教育系統也隸屬於社會發展部管轄，而在前任部長任期內確實常見反對其主事的新聞報導，對她的批評諸如教師薪水的整體建構不完備、教師欠缺相對應的薪資等。另一個塗鴉是吹著口風琴的少年，旁邊書寫著對於地震生還者的話語，傳達「要抱持著信心、希望與活下去的期待」的信息給生還者。當地居民表示，社會發展部主要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在給予需求福利資源的民眾必要的協助，在大地震後，很多民眾會來此處申請災害救助資金與物資補給。



圖2：感謝所有重建工作者的背包客棧牆面塗鴉。／李冠霖攝



圖3：紐西蘭社會發展部的新布萊頓辦公處牆面塗鴉，諷刺前任教育部長及對於地震受災者鼓勵的話語。／李冠霖攝



圖4：塗在基督城市區的醫療保險中心外牆上的”Rising Tide”。／李冠霖攝

另外，在市區的醫療保險中心外牆上塗有“Rising Tide”的畫作，我搜尋圖畫旁附註的網址，才發現該網站提供青少年如何與憂慮、焦慮等狀態共處的資源。從網站資訊可了解到專家學者認為基督城大地震後應關注的兒童與青少年心理社會後果，這個族群可能是潛伏不穩定身心狀態的高危險群，而在醫療中心外牆上的塗鴉是以此主題發想的故事小說主人翁。

目前基督城各處的大型街頭塗鴉，多數應運地震而生。有的是由塗鴉客自主發起串聯，有的是當地政府計畫性地邀請藝術家共同創作，有的塗鴉主題是隨意發揮，有的主題是貼合塗鴉的建物屬性與功能，有的是與地震有關的災害創作，這些都是當地民眾與政府在災後共同創造的新市容。

紙教堂與185張椅子

作為市區地標、也是在地基督徒心靈寄託的基督城大教堂(ChristChurch Cathedral)，在2011年大地震中也嚴重毀損，至今仍持續整修。因此，當地政府在大教堂不遠處，用硬紙搭建的白色紙教堂(ChristChurch Cardboard Cathedral)，讓人們追思亡者。同時，紙教堂內部陳列當時大教堂及其周遭毀損的影像、定期舉辦音樂及祈禱的活動，提供免費的資源讓民眾理解這塊土地上曾經承受的災難。

紙教堂對面放有藝術家Pete Majendie創作的185張白椅子，讓人們追思這185位亡者，藝術家椅子群旁邊放置說明區，歡迎經過的人們自己挑選一張覺得能代表自己的椅子坐下，用另一種方式去追悼死者。在裝置藝術旁地說明區也將185位死者的名字、年紀、國籍羅列出來，以kiwi居多，也有亞洲人，不過沒有台灣人。

在椅子的背後，仍是一大片尚未重建的區塊。這樣的區塊在基督城這個區蠻常見的，多數都是已清空毀損建物而尚未重建的地方，暫時被當作公用停車

場。而在停車場四周，或者市區未完全坍塌但半毀損的建物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塗鴉，許多塗鴉內容也以地震為主題。

此外，市區有間「地震博物館」，館藏紀錄自1888年至2011年基督城地震的歷史，惟展覽以2010和2011年兩次大地震災難實記、災後重建、倖存者現身影音為主，內容十分豐富。

Lisa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 指出，城市雖然面臨地震等環境災害，但也會超越它們，並從災害之中存活並復原，而此復原期間有「緊急狀況回應」、「恢復」、「替換與重建」、「發展重建」四個階段。2011大地震後的8年，我在基督城看到的面貌，已處於「發展重建」的階段：城市有能量面對並重建災難的影響，進一步以街頭塗鴉或裝置藝術的方式紀念地震中失去生命的親友，彙整導致災害的原因脈絡、預防方式與後續重建等各項人力／物力資源。大地震成為基督城的一道傷痕記憶，而她將帶著這段歷史走下去。

參考文獻

Lisa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 《城市與自然》(徐苔玲、王志弘合譯)，台北：群學。



圖5:修復中的基督城大教堂正面。／李冠霖攝



圖6:修復中的基督城大教堂背面。／李冠霖攝



圖7:硬紙搭建的白色教堂外觀。／李冠霖攝



圖9:位於基督城市中心的地震博物館(Quake City)
／李冠霖攝



圖8:藝術家Pete Majendie創作的185張白椅子，
弔念因地震往生的居民。／李冠霖攝

文/碩士班107級 曾廷庭

日本都市的日常風景，是中型街道兩旁並排著住宅，住宅左右兩側各豎立一根電線桿，電線桿之間串起無數錯綜複雜的電纜線，電纜線或粗或細，或彎曲或筆直，灰色佔據藍天的一隅，構成生活中熟悉的街景。



圖1:藍天與電線桿相互照應@ColdSleeper／wikicommons

日本的街道以乾淨整潔文明，但若將照相機架在街道的一端往另外一端拍攝，將會看到上述無秩序的街景。這樣後工業時代的混雜天空，在世界先進國家已經很少見了。倫敦、巴黎、香港的電纜地下化比例是100%，台北也高達96%，我們走在路上已很少電線桿的身影。令人驚訝的是日本全國電纜地下化的比例不到3%，就連在最大力推動無電柱化的東京23區，目前也平均8%而已。甚至每年還以增加7萬柱電線桿的速度成長，至今日本全國大約有3,552萬柱電線桿，也難怪日本會被稱為「電線桿大國」。

電線桿大國 抵擋不了天災和危機？

為什麼日本會有那麼龐大的電線桿數量？這要回溯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邁入復甦重建時期，穩定地提供大量電力是當務之急。再來196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快速成長、都會區湧入大量人口，比起曠日廢時的地下纜線工程，建造在路面的電線桿更加快速、方便且成本低廉，造就電線桿數量以極高倍數增長。然而有些人覺得電線桿與電纜線雜亂，有些人則認為這就是代表日本的街景，然而不只都市景觀的爭論，超高密度的電線桿引起的問題還真不少。



圖2:錯綜複雜的電線桿與電纜線



圖3:老舊傾倒的電線桿容易導致危險
@jens kuu / wikicommons



圖4:電線桿與日常風景@m-louis / flickr

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市區電線桿傾倒損壞，壓毀房屋、行人受傷、阻撓救援交通甚至引發火災，讓日本人加速重視無電柱化議題。愈來愈極端的天災，老舊的電線桿更難以抗災，2011年東北大地震時約5萬6000支電線桿損壞，2019九月襲擊千葉縣法西颱風帶來的豪雨，也因為電線桿傾倒、電纜損壞造成災區供電系統大規模受損，嚴重影響救援與災後復興。

電纜地下化之路 漫長且艱難

現代化的日本，並非沒有討論電纜地下化的議題。早在1928年，日本政府就在兵庫縣的高級住宅區六麓莊町推動電纜地下化政策，被視為現代進步的象徵，更推動於滿洲國等其他海外殖民地。然而因為戰爭和戰後復甦停滯幾十年之後，1986年開始推動將大城市主要幹線的纜線優先地下化，在前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擔任國會議員時，也極力推動「無電柱化推進法案」，終於在2016年成功通過，預計在2020年達成1,400公里的道路電纜地下化的目標。緊接著2020年將迎接東京奧運、帕運，東京都政府編列162億日圓的預算，預計在都心推動無電柱化，大力整頓市容。

然而推動電纜地下化仍然面對許多難題與爭論，首先是施工費用高，電纜地下化所需的經費約4到5億日圓，是建設電線桿的20倍，雖然有中央政府補助，然而這對財政吃緊的地方政府仍是一大筆費用。第二是在東京等大都會，地底下已經有各種鐵道運行且埋藏各種管路，地下空間緊繃也是一個問題。再來電纜地下化從設計到完工大約得花7年，施工期間也會影響到一般市民的生活。最後是電纜地下化也有缺點，像是災後檢修不易，維護成本也較高。甚至「電線桿」本身成為現代化的日常符號，很多人藉此認得路名、視為居家環境的一部分，讓電纜地下化政策推動更加困難重重。

纜線不再佔版面 還給古街原始風情

從歷史保存和觀光的角度切入，或許能更貼近大眾且更容易落實，畢竟現代人喜歡用手機拍照打卡，古色古香的街道盛開的櫻花與電線桿交錯，纜線映著藍天，這樣的景色上傳到IG的確有點煞風景。1999年日本政府針對「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推動電纜地下化工程，最具代表性的區域無疑是千年古都——京都。繁華四条通的花見小路，偶爾能看見藝妓進出町屋的優雅身影，京都市政府在2002年將電線桿移除，重新鋪設石疊道，展現兩側的町屋和茶屋悠久風情，還給古都最原始的街區風貌。另外串聯清水寺與高台寺的坂道（一年坂、二年坂、產寧坂），也透過京都市政府與關西電力公司共同合作，實施總共430公尺、約25柱電線桿的電纜地下化工程。雖然這些工程非常曠日費時，不過若能夠帶來更安全的道路、更乾淨的天空，共同塑造一個更加有認同感的城市景觀，是目前政府與民間目前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們常常將電線桿視為理所當然的部分，也很少抬頭看看天空是否被無機質的纜線糾纏，甚至也很難想像乾淨的藍天會是什麼樣貌。無論在台灣生活，或在日本旅遊，下次走在路上，不妨用身體好好感知街道的景觀變化，或許會對無電柱化議題、對我們的城市空間產生不一樣的觀察。

本文於ASLEISURE飛鳥旅遊誌2020.2月「空間物語」專欄修訂後發布



圖5：兩旁仍有電線桿的花見小路@Andre／flickr



圖6：實施纜線地下化的花見小路

發行人 | 王志弘

本期主編 | 曾廷庭 洪與成

採訪 | 洪與成 曾廷庭 吳雨潔

文字編輯 | 洪與成 曾廷庭 吳雨潔

美編排版 | 蔡宛芸

封面設計 | 蔡宛芸

插圖 | 蔡宛芸

相片提供 | 各老師、校友、同學、編輯團隊

